

聖徒之聲

第23卷 第八期
1981年 八月份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譚以東 羅慕義 墨林

十二使徒議會

彭葆泰 福	彼得生 馬可
黎嘉蘭	洪德豪 惠
興格萊 戈登	孟葆多 馬
潘培道	艾希頓 馬文
麥康基 布司	貝利多 馬
海大衛	傅士德 雅各

顧問委員會

培勒羅素	鄧樂倫
李喬治 百啓	布實安 慈歐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培勒羅素
編輯	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	米基大衛
兒童版	辛達沙賓妮
設計	紀齡羅傑
製作	派斯羅文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鑄譯部主任：劉春華
編輯兼設計：李愛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印行——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三樓

目錄

故事與特輯

盡心去行，無不亨通	甘賓塞	1
白朗頓兄弟		
我們偉大的家庭教導教師	愛維舒雲	7
堅強較不活躍的教友	杜瑞德	10
四千八百公里長征的女士	李栢昂	19
問與答		22
一本小書	菲莎積奇蓮	26
暴風羅文		28
我發現聖職的真實性	維撒哈馬	34
認罪	克拉克查理	36
香港通訊		46
兒童欄		
包奧雲村的善舉	布奧利夫	C1
孿生兄弟		C5
與朋友談		C6

聖徒之聲

第二十三卷 第八期
一九八一年 八月份

◀ 訂閱價目 ▶

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一二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一二〇元

亞洲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三一五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二一〇元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五九五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二四五元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期港幣十五元

港幣四十五元
港幣三十元

港幣八十五元
港幣三十五元

美金九元
美金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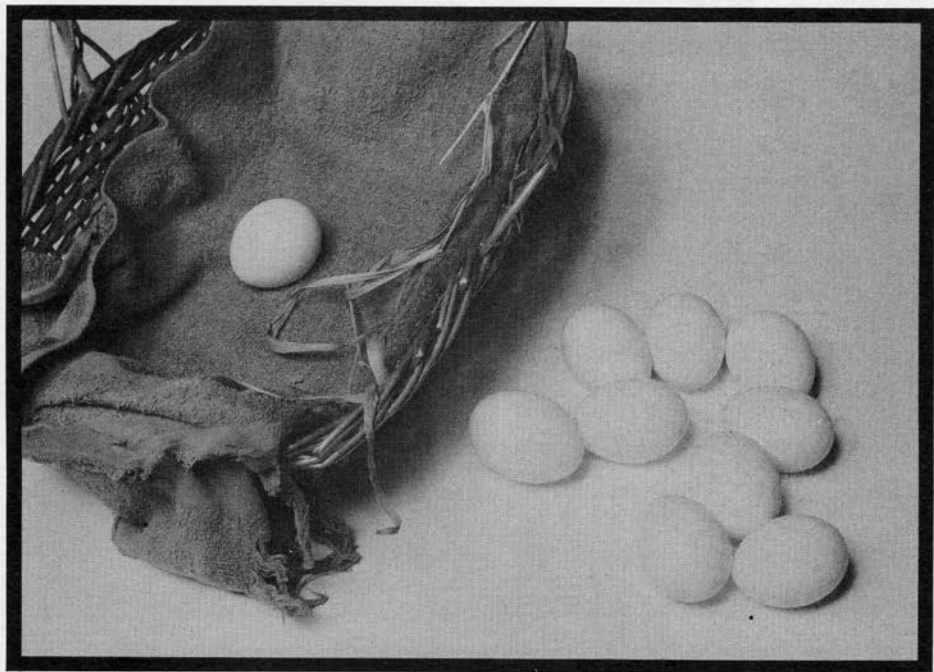
美金十七元
美金七元



「盡心去行，無不亨通」

甘賓塞會長

在 這個飽受經濟騷亂，困苦不安的時代，我們必須警惕自己。爲了個人和教會整體兩方面，主已賜給我們一條屬靈和經濟的律法，若我們完全的遵行，必能帶來祂所應許的偉大祝福，甚至「無處不容」（瑪3：10）



我是指什一奉獻的律法，能成爲我們偉大的祝福和安全保障，使我們確信神會幫助我們。當主探訪尼腓人時，在舊約先知們一切教訓中，祂卻特別向他們重申瑪拉基的教訓，這事一直使我深受感動。祂說出瑪拉基對什一奉獻的動人應許：

「祂（耶穌）吩咐他們必須記下來。當他們記下後他就爲他們解釋。這些就是祂告訴他們的話：主這樣對瑪拉基說……人會掠奪神嗎？然而你們卻掠奪了我。你們卻說：我們那裏掠奪了你呢？就是在什一和別的奉獻上。」

「你們已受到了詛罰，因爲你們，甚至這整個民族，都掠奪了我。」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數送入倉庫，使我家有食物；由此試試，看我是否會爲你們敞開天上窗戶，傾福你們，甚至無地可以容納得下，萬軍之主說。

「我必爲了你們斥責那吞滅者，他必不毀壞你們地上的果實；你們田園中的葡萄樹，在成熟之前，也必不掉落果實，萬軍之主說。

「萬國必稱你們爲有福，因爲你們的地必成爲樂土，萬軍之主說。」（腓三 24：1；8—12。）

這個時代，誰人不需要這些應許祝福呢？

從前艱苦的歲月裏有另一民族，他們是猶大國的人民，他們經歷過亞哈斯王的邪惡敗行；在亞述人和瑪拿西的手中遭受過經濟和政治的顛覆。但當希西家開始統治時，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爲正的事」（代下 29：2），因此，人的心思又再度轉向經文的教訓，他們再次遵行福音。其後就發生了一事，這事可作爲主如何實現祂應許的另一項見證。

「諭旨一出，以色列就把初熟的五穀、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產、多多送來；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來的極多。」

「……也將牛羊的十分之一，並分別爲聖歸耶和華他們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盡都送來積成堆壘。」

「希西家和衆首領來看見堆壘，就稱頌耶和華。又爲耶和華的民以色列人祝福。

「希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問這堆壘。

「撒督家的大祭司亞撒利雅，回答說，自從民將供物送到耶和華殿以來，我們不但喫飽，且剩下的甚多，因爲耶和華賜福與他的民，所剩下的纔這樣豐盛……

「希西家在猶大遍地這樣辦理，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爲善爲正爲忠的事。

「凡他所行的，無論是辦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誠命的，是尋求他的神，都是

盡心去行，無不亨通。」（代下31：5—6，8—10，20—21。）

主使猶大人民繁榮，從而渡過他們艱苦的時期，因為這無疑是像詩篇作者所說的同樣真實：「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24：1）。

主在末世時代說，假如聖徒遵守誠命，並「獻上你的供奉」，那末「則大地上所充滿的都是你們的，田野的走獸，空中的飛鳥……以及各種地上出產的好東西……都是為人類的利益和使用而造的。」（教約59：12；16，18。）

所有福音時代的先知們，都已清楚地教導什一奉獻律法的目的，是為使主的人們獲得祝福和保護，有關這方面，我們可以讀一讀主對我們這福音期所說的話。

「實在地，主這樣說，我要求……那些曾這樣奉獻的人們，要繳納所有他們每年所增加的十分之一；並且為了我的神聖聖職，這對他們將永遠成為常設的律法、主說。」

「並且我對你們說，假如我的人民不遵守這條律法，保持這律法為神聖的，並且藉這律法為我聖化錫安地，好使我的法令和我的審判能被保持在其上，而使這地成為最神聖的，看啊，我實在對你們說，

這地就不能對你們成為錫安地。

「並且這是對所有錫安的支聯會做一個規範，正如這樣，阿們。」（教約119：1，4，6—7。）

主在這兒清楚地說，什一奉獻是祂的律法，祂所有信徒都需遵守這律法。遵從這項神的律法是我們的光榮和特權、我們的應許和安全保障、我們偉大的祝福。不能完全遵行這項義務就會剝奪該項應許，而輕視了重大的事。此乃一種罪，而並非一種因疏忽而導致之輕微錯誤。

是的，當存款短缺，支出龐大時，繳付什一奉獻可能需極大的信心，但我們記得父對瑪拉基的應許，我們也記得主對我們時代的應許：「你們作我所說的事，我；主，便是被約束的；但是你們不作我所說的事，你們就得不到應許」（教約82：10）。

父母們應用活生生的見證持久不斷地，把這些原則教導他們的兒女，在孩子年幼的時候，教導這些生命的真正教訓。那時，孩子領悟力強，思想豁達必能接受父母的建議。

記得我年青時，經常與母親，風塵僕僕地走到主教家裏繳交牲畜及農作物的十分之一。我邊走邊說：「我們為甚麼要把雞蛋拿給主教？」她回答說：「因為這些是交什一奉獻的雞蛋，而主教是代天父接

收什一奉獻的。」然後母親重述每個黃昏，當她把雞蛋拿進屋子時，是如何把第一隻放進一個小籃子裏，而把另外九隻放進一個大籃子裏。我首先從我摯愛的母親那兒學到什一奉獻的律法。

我們的園地在我家的西面，部份的園地種了馬鈴薯，有一天父親對我和我的妹妹說：「我們有吃不完的馬鈴薯，你喜歡的話，可以把一些賣出去。」我和妹妹愛麗斯把一些馬鈴薯掘出來，抬到一個旅館處出售。當我們把錢拿給父親看時，他問我們如何運用這筆錢。我們說應把錢分攤後才去買我們想買的東西；然後，他問：「你的什一奉獻呢？」他說：「主對我們真好，我們栽種，收割；但大地是屬於主的，祂賜了雨露和陽光，我們要常常把十分之一歸還給祂，紀念祂的恩典。」我的父親沒有規定我們交什一奉獻；他僅是很有說服力的解釋清楚，使我們覺得繳納什一奉獻是一種光榮和特權。

我曾經敘述關於我朋友的一項經驗，一次他帶我到他的農莊。他開啟了一輛巨型簇新汽車的門，滑進駕駛座位上，驕傲地說：「你覺得我的新車怎樣？」我們極為豪華舒適地駛向農村區，進入一處風景優美的新寓所，他很自傲地說：「這是我的家。」

他駛進一個長滿青草的小山丘，夕陽正在遠山低垂，他環顧廣大的領域。指着北邊說：「你看到那兒的一堆樹木嗎？」在黃昏的傍晚，我可以一目瞭然。

他指着東面說：「你看到夕陽下閃爍着的湖嗎？」湖也是清晰可見的。

「你看見南面的懸崖嗎？」我們四週視察，他指出穀倉、牧草保藏室和西面的牧舍，他用誇張的手勢炫耀地說：「從樹堆、到湖、懸崖和牧舍，及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包括草原中的黑點——那些羊羣，也是我的。」

然後我問他從何處獲得這些東西，他所擁有的地產可一直追溯到由各政府所核准給予的土地，法律向他保證他有正當的地產擁有權。

我問：「政府是從何處得來的呢？這些東西是用甚麼東西換來的呢？」我想起了保羅曾無畏的重述詩篇作者的宣言：「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林前10：26）。

當時，我問他：「擁有權是否來自神——大地和物主的創造者？祂有否獲得酬報？地是否賣給你、租借給你，或贈給你？假如是一份禮物的話，那麼是由誰來送的呢？倘若，是一項買賣的話，那麼是經由甚麼貨幣交易的呢？假如是租借，你

有否正確的計算租金？」

我然後問：「代價是甚麼？你用了甚麼財寶買下這個農場呢？」

「錢！」

「你的錢何來？」

「從我勞苦工作，以血汗賺來的。」

我然後問：「你從那裏獲得體力來勞動、氣力來工作及腺細胞來流汗？」他說是食物。

「食物是從那裏來的呢？」

「從太陽，大氣層，水及土壤來的。」

「誰把那些元素帶來地面？」

我引述詩篇作者：

「神啊，你降下大雨。你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你使他堅固。」（詩68：9）。

「假如地不是你的，那末，你如何酬答地主對你的恩惠呢？」

經文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見太22：21）你把你收入的甚麼百份比付給該撒？把甚麼百份比付給神？

「你是否相信聖經，你是否接納主藉瑪拉基而說的誠命？你是否相信摩西對法老王說的話，他說：「全地都是屬耶和華的？」（出9：29）

我再次說：「我似乎從未找到一處經文記載著神說過：『我毫無條件地讓你擁

有這塊地。』」

「我不能找到這樣的經文，但我卻確實找到詩篇裏這節經文：

『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詩37：9）。

「而我記得我們的創造者在天上的會議時，與所有人立約：『（並且）我們要去，因為那裏有空間，並且我們要用這些物質，我們要造一個這些靈可以居住在其上的大地』（亞伯拉罕3：24）。

「這似乎較像一個要索取租額的租賃契約，而非僅是單純的擁有土地而已。」

「這似乎並不足以說明大地是歸人所有的，而只是說，假如人願意遵守神一切誠命時，他們就會獲准利用大地及其產品。」

但我的朋友繼續囁嚅地說：「是我的——是我的。」好像是想說服自己，否認他頂多是個懦弱的租戶這個事實。

這事發生在多年前，後來我看到他死時躺臥在一個壯麗如王宮的家，富麗豪華的陳設中，他曾擁有過龐大的產業。我閤上他的眼睛，在他的葬禮上演講。我跟隨著儀仗隊，從他曾斷言是屬於自己的一處美好的土地出發，走到他的墓地——一個細小，長方形，面積僅容下他那魁梧身軀的地方。

後來，我看到那塊地，開滿了黃色的穀粒，綠色的紫苜蓿，白色的棉花，在外表看來，似乎已忘記了那個斷言是其物主的人。

我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向你們所有人作證，什一奉獻確實是一項爲了我們利益而設的偉大祝福和律法，讓我們把家人召來，圍成圓圈，再度讀出，主作證說，是來自父的應許，是我們無人能經得起失去的應許：「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爲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3：10）。

那麼，就以這經文作爲我們的座右銘：「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

假如我們能這樣做，並像希西家一樣全心全意的遵守誠命，主必指引我們渡過困難不安的時代，而我們必心懷感激的看到，祂爲了我們的好處所作的幫助，我們必對祂的許多恩惠和善舉，獻上我們至深的愛和感激。祂是我們的主和我們偉大的力量所在，假如我們配稱，祂會在我們需要時施予援手，我深切的明白這一點。

給家庭教師的意見

1. 敘述因繳納什一奉獻而得到祝福的一項個人經驗，請家人分享他們有過的感

受和經驗。

2. 本篇是否有些經文章節，可讓家人大聲朗誦，或者，你是否有些補充經文，想大家一齊讀？

3. 甘賓塞會長指出什一奉獻是一條屬靈律法，同時也是一條經濟的律法，討論繳交什一奉獻的一些屬靈祝福。

4. 徵詢有關如何養成繳交什一奉獻習慣之建議。

5. 你在探訪前，先與一家之主作一個簡短的交談，是否會使這討論更爲有效？

6. 是否有從長老定額組會長，或主教而來，有關什一奉獻的信息，帶給該家庭？

我正在醫院裏等待翌日的外科手術，我丈夫下班後，在回家途中，順道來詢問我的情形；他告訴我，我們喜愛的

兒帶去參加支會的郊遊。五分鐘後，積琦的父親走進來告訴我們，我們最年幼的女兒在郊遊時從蹺蹺板掉下來，正在樓下急症室接受手術，把割傷得很厲害的下巴縫

白朗頓兄弟



我們偉大的家庭教導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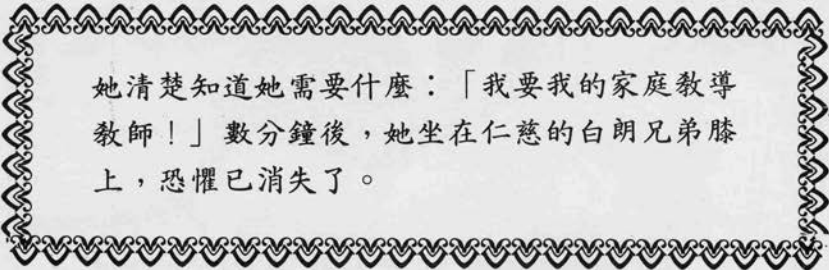
愛維舒雲

合起來。

同一時間，在郊遊地點，我們六歲大的女兒，回顧四週，突然發現大部份家人都不在場；唯一和她一道留下來的姊姊正和主日學同班的兒童玩耍，該公園對她來說很陌生，隨着每刻鐘的過去，天色逐漸變黑了，她的腦海充滿許多不同的感覺，令她多麼的驚惶！突然間，她的哭聲蓋過一切的歡樂聲，她清楚知道她需要甚麼：「我要我的家庭教導教師！」數分鐘後，她坐在仁慈的白朗頓兄弟膝上，恐懼已消失。

我肯定沒有其他家庭教導教師，截然像我們的白朗頓兄弟，儘管其他人的教導方法是獨一無二的，但白兄弟的成果卻是那些想勝任家庭教導教師或探訪教師之職的所有人的典範。白兄弟所負責的每個家庭，都把他視為自己特別和最好的朋友，是第一個會給他們幫助的人；深夜有事故時，也是他們第一個會致電給他的人。

白兄弟有甚麼秘訣？當他為他所負責探訪的家庭服務的歲月中，我們由那時起，覺得不再說：「好呀，我們所有人都好！」而開始改說：「你知啦，我在擔心某某，



她清楚知道她需要什麼：「我要我的家庭教導教師！」數分鐘後，她坐在仁慈的白朗兄弟膝上，恐懼已消失了。

請你和她談談好嗎？」來得心安理得。

也許是開始於范尼姊妹患上背疾，多晚臥病在床的一個晚上，她奮力應付痛苦，不能入睡，遂致電白兄弟，請他給她一個聖職祝福，他在數分鐘後就趕到她的家裏。

對我們的家庭來說，也許是發生在我的丈夫約翰，當夜班的當天晚上。我們的女兒基蒂晚飯後突然發熱，躺在沙發上不停的呻吟。就在那時，傳來了白兄弟的敲

門聲，他一坐下來，基蒂就爬進他的膝上，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就睡着了。我無法說服他把女兒放回她的牀上，回家休息。他動也不動地坐着，不願打擾她，直到她父親回家接替她的工作。他然後自動建議在回家途中，到藥店替她買藥。她在該晚稍後時間和在翌日又再接到「我的家庭教導教師」打來的電話，問小女是否康復了。

他另一項突出之點，就是白兄弟從不對我們作倉促的探訪。他從不會在散會

後，在草地上截停我們，問我們的近況，然後從他關注的家庭名單上，劃去我們的家庭。他不僅來我們家——還和我們交談，他從不會讓我們覺得他必須趕往做更重要的工作，探訪我們是白兄弟的重要指派工作，他讓我們知道這點。

白兄弟教導的方法必然是獨特的，身為田納西州的土著，常告訴我們許多他在海軍中的經歷故事：月光、西瓜田和興奮的船上冒險。對我們來說，若他最低限度沒有說了一個好故事，只說了三言兩語，就離開我們的家，會令我們很失望。他願意分享他的時間，就是他對我們承諾之明顯證據。

確實沒有人有他同樣的耐力，舉一個例子來說，他可以同時把所有三個女孩子舉在他膝蓋上，這是我曾在一兩次危急關頭嘗試去做，但卻從未能達成的一種技藝。他可以讓孩子們長時間的梳理他的頭髮而毫不畏縮或變得暴躁。白兄弟是個注意細節的人；看到他與孩子們嬉戲後，美麗的銀髮直豎，就是目睹一個有高級國度品格的人之確證。

他不僅表現了明顯的愛心和關注，也同時清楚地表明該種關注是他蒙召為探訪我們服務自然而來的結果；假如我們家中有人生日，我們知道他會來敲我的門。每個假日他都帶給孩子們一些紀念品，「……你的家庭教導教師謹致愛意。」他用這種方法教導他們，關心別人是我們對

天父的部份責任。

白兄弟參與重要的家庭事件，並非僅出於他個人方面的意願而已，在我們長女珍要被證實的禁食見證聚會裏，她不停地在會眾中找尋白兄弟，甚至當她被自己的家人包圍時，她都不覺滿足——直到她看到白兄弟參加完另一聚會後，走進來坐在靠近後門的座位上；她知道他已放棄了他的工作，而與她一起，而他喜歡這樣做的。當叫到珍的名字時，她走下通道去到白兄弟那裏，二人手拉手的走到她會被證實的圓圈裏，共同分享她畢生中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若果天國的道理是由地面這種人向我們說明時，是多麼清楚和更容易理解呢！白兄弟在珍八歲生日時送給她的書上，寫下了洗禮和服務的基要原則。他所寫的最後一句是這樣的：「天父愛你，祂想你快樂。白兄弟，你的家庭探訪教師謹致愛意。」當我們的兒女學習到向他們直系親屬以外的人，表達自己的愛心和信賴時，他們是多麼容易去感受到天父的慈愛。

我很想在自己的探訪教導上，更像白兄弟，這並非因為有人對此作了個好演講，也不是因為有人提醒了我的職責，不是因為我們探訪教導的統計數字可能很低，而是因為有一個真正了解其召喚的人表明了探訪工作的偉大潛質。

堅強較不活躍的教友

杜瑞德長老

使 教友再度活躍是教會裏其他一切嘗試達致成功之關鍵。我們從研究中知道，支會裏活躍的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的比率，是能衡量出該支會成功的唯一最佳測量器；由於父母的榜樣，該項力量影響兒女達成屬靈目標，較其他任何因素更形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藉着預防和加強活躍計劃，以制止不活躍的情況滋生。

家庭教導是使教友活躍的工具，人將不能發現任何新計劃或組織來取代之。

按照教會的指示，永不要把家庭教導限於每月作一次的探訪，在每月三十號或三十一號，探訪活躍的教友可能是適宜的，但用該種方式只能意外地使人活躍。

爲了使人活躍，我們需作長久的家庭教導——理想的家庭教導。

我們既知道我們有好的家庭教導教師，及較不好的家庭教導教師；那末，爲甚麼要把家庭探訪教師用來使教友活躍呢？因爲主已授權給他們這樣做（見教約20：53—55）。被差遣去作家庭教導、和

僅是去作家庭探訪是有區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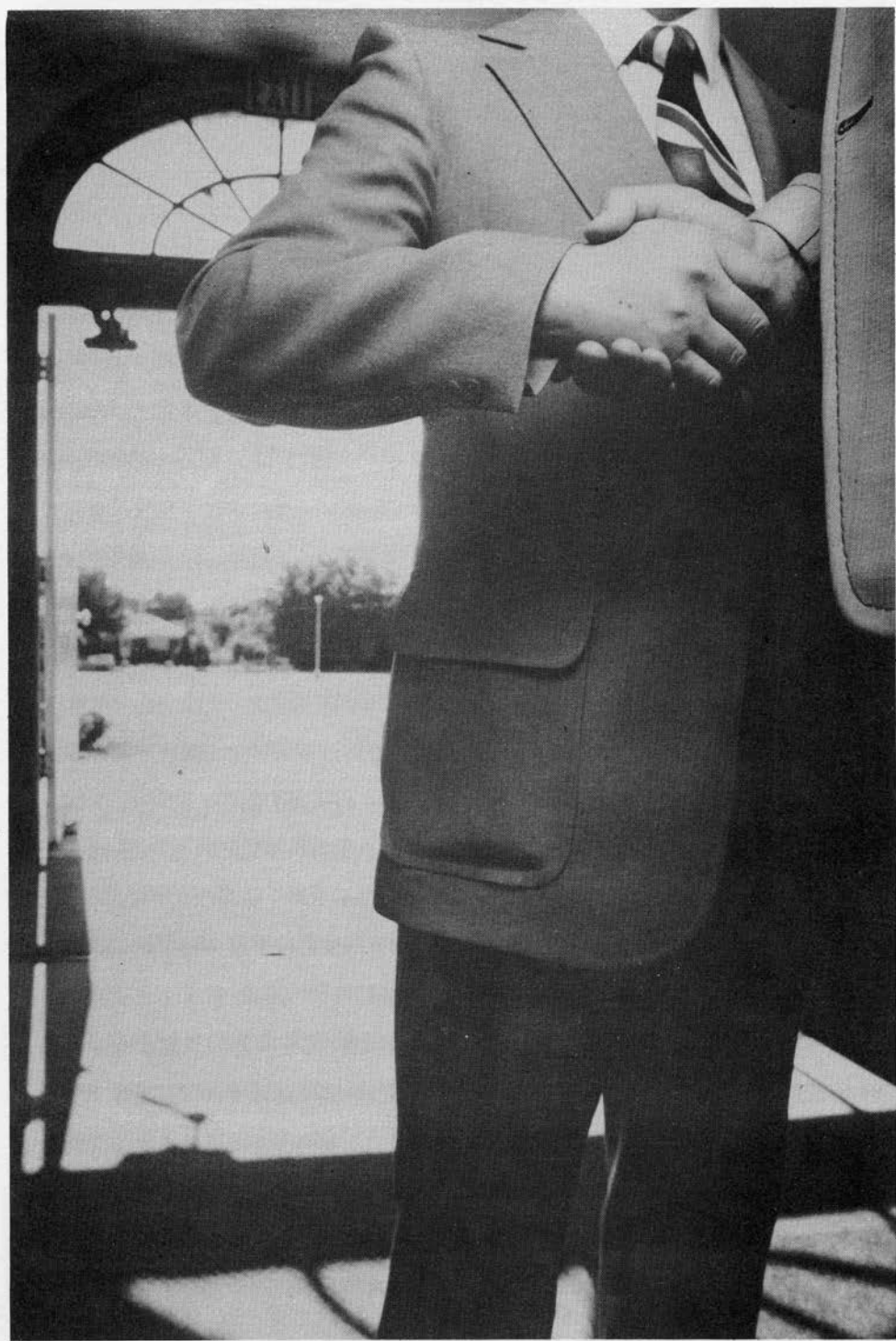
羅慕義墨林說：「假如我們有責任去教導的人破壞聖約，而他們毀約乃是由於我們沒有教導他們，我們要負責任，並將被認爲要對此負責。」（旌旗月刊，1975年11月，第73頁。）

救主教導了一個還不曾被廣泛採用的原則，祂問：「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路15：4），我們必須對不活躍的教友，比活躍的教友，予以更大的注意。」

辨別

把人列爲不積極是一回事，但我們需辨別出那些接受力最強的人，首先向他們着手，使他們活躍。

摩門經裏有一個信徒就是一個例子，在阿爾瑪書10章5節中，艾繆萊克形容自己是不積極的：「我對於主的道路，他的奧秘和奇異的力量，畢竟從未知道過很多。」這通常就是問題所在，通常不活躍



者，往往沒有被教導福音。

他繼續說：「我曾好多次被呼喚卻不肯傾聽；所以我雖知道這些事情，卻不要知道；」（第5—6節）。

看來好像家庭教導教師，父母，和其他人都曾跟他談過想使他活躍，但雖然他知道他們是對的，他卻硬起他的心，不肯讓步。

他說他在他社會中名氣不少，並且他曾藉着辛勞工作贏得了許多財富。

這就是一個勤勞工作的好人，他並不真正了解福音，但多年來卻一直覺得他應該活躍，雖然他覺得他應該重返教會，但他卻堅拒了。

主全部知道艾繆萊克的感覺，所以他差阿爾瑪來作家庭教導，使這人活躍。艾繆萊克已準備好了；阿爾瑪需要靈感去呼召他——而你們都知道之後發生了甚麼事（見阿8：14—22；10：7—9）。

在每個支會裏都有很多艾繆萊克——善良、誠實的人；那些知道，但另一方面卻有不了解的人，那些厭倦離開教會的人。一般都是沒有知識或見證的末世聖徒，他們全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並非是他們家中的屬靈領袖。

當有信心的人探訪這些兄弟，成為他

們的朋友，愛他們，教導他們福音，他們及其家人就必定會再回來。

預防不活躍

基本上，有兩個方法來解決不活躍的問題：預防和使之再度活躍，兩者都需要同時着手進行。不活躍的成年人隊伍，將會繼續由不活躍的青年遞補。我們的研究，顯示不活躍是始於早期不活躍的父母，其子女自己在早年就傾向於變成不活躍。

活躍和不活躍的父母，對他們的子女都有責任，但儘管沒有人能篡奪父母的特權，主教團卻有責任防止青年變成不活躍，領袖們能做甚麼？

我們的研究顯示，活動的次數或活動的費用，兩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因素，是年青人及其領袖們之間關係的緊密。青年的領袖必須對不活躍的青年伸出友誼之手，要成為他們的朋友，與他們一道外出，迎合他們特別的需要。

並用服務和屬靈的目標強化各項活動，好使每項活動都能成為有價值和有意義。

米蘇里州一個支聯會的會長團受到鼓勵，去接見年十八歲到二十六歲的年青人。面談的十五人中，有十二人現都準備

傳道，假如他們可以獲得面談的機會，也許全教會裏會有更多的人作出類似的反應。

使教導個人化

爲了尋找和拯救靈魂，就必需使信息適合個人。讓我們來看看鍾兄弟的例子；當他的家庭教導教師來探訪他時，他常常都對他們提出的每個意見，引述相反的意



「鍾兄弟，我們今晚的信息是很簡單的……我們想你戒煙……我們想你戒煙是因為我們愛你。」



見。當一位新的家庭教導教師及其同伴探訪鍾兄弟夫婦和小兒子時，整個家庭都沒有甚麼反應。家庭教導教師在每次探訪時，都習慣只談論天氣。這進展得很好，因為鍾兄弟是個氣象局的職員！他非常聰明，有點使家庭教導教師覺得很迫人的架子，但他們數月來每月都定期拜訪他。

然後，在一次與長老定額組會長所作的個人面談中，該位家庭教導教師被吩咐要請鍾兄弟戒掉抽煙的習慣，家庭教導教師說：「噢，我們不想請他那樣做，我們未準備好那樣開口。」

但定額組的會長堅持說：「下次你回來報告時，我要你向我報告，你叫他戒煙後，他所說的話。」

我在此想請大家注意：教導個人化的最佳方法是定額組會長和家庭教導教師共同商討能爲該家庭做些甚麼，兩者都應集合他們對該家庭的認識和感受；然後，在求問過主要他們做甚麼後，家庭教導教師就應被指派去著手進行。

家庭教導教師在下一一次探訪時，勇氣十足的來到鍾家庭，因爲他不僅是去，他是被派遣去的。當我們被差遣去探訪時，我們時常都會以更大的勇氣去做。那就是聖職面談的一個真正目的——指派家庭教導教師去做特別的事，好使他們能以一個被差遣者的身份行事。我們記得雅各是如何大而無畏地教導：「事先蒙得了主的差使」（雅1：17）。

在鍾家庭探訪的前半部，如往常的那樣，然後家庭教導教師就變得緊張起來了，他知道他該做甚麼，但他似乎總沒有

勇氣那樣做。在探訪過了三分之二時，該家庭教導教師終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祈求主賜給他力量，然後就開始說話了。

「鍾兄弟，我們今晚的信息是很簡單的。」當家庭教導教師一面說話時，鍾兄弟一面直視他的眼睛：「我們今晚的信息就是我們想你戒煙。」接着有數秒鐘的緘默，家庭教導教師開始說：「我們想你戒煙是因為我們愛你。」

該家庭教導教師聲音中一種懇切語調，再加上了靈的感動，使鍾兄弟知道這人的關懷，確實是他提出這樣戲劇性要求的原因。

鍾兄弟幾乎是哽咽地說：「你知道戒煙有多難嗎？」

家庭教導教師回答說：「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定能辦到和你必須辦到。教會需要你，再次活躍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戒煙。」

鍾姊妹迅速插口說：「親愛的，你一定戒煙，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鍾兄弟說：「我真的很想戒煙。」

他們多談了一會兒，家庭教導教師稍頓一下說，「我們想你開始重回教會。」

鍾兄弟說：「啊，我不能那樣做，我現在甚至不是活躍的教友。」

家庭教導教師很快地說：「你是活躍的，我曾見過你抱着你的小男孩，在這個街道附近散步，邊走邊對他講及雀鳥和叢林的事物。那是教會裏，教導自己兒女的最崇高活動形式。」

鍾兄弟然後不再以一種反叛的語調說：「我真的不能跟隨有組織的宗教。」

家庭教導教師回答說：「哪，你可以在家裏舉行家人家庭晚會，你可以像我們那樣做，而不致大組織化，那麼你就不會有個組織化的宗教，但你可以做祈禱，並採用家人家庭晚會的課本。」

在這之後，家庭教導教師和他家人一齊禱告，而家庭教導教師就離開了。鍾兄弟後來告訴該家庭教師的女兒：「你爸爸是我所見最偉大的人。」

該名不活躍的男子現在是主教團之一。但教導需迎合他的需要，這是從主而來，藉着家庭教導教師給他的。

我們發現到，兩個兩個去探訪是明智的，偶然與該家庭的男性個別的交談，可能也是合宜的；時間和環境的壓力可能有利於作個人的接觸，並且有某些忠告，是不應當着一個男人的妻子及兒女面前提出的。

不活躍的人，就像醫生的病人一般，

病情反復，有些人已被量好了溫度，只需一顆亞斯匹靈，其他則遭受嚴重的病害，他們需要長久悉心的照顧。

對某些人用直接的方法

我們的傳道方法是直接的，假如不是這樣的話，許多人就不會響應悔改的信息，許多不活躍的教友都需要同一的方法。

也許有十分之一不活躍男教友，現在就立刻會順應悔改的呼籲，成爲一個長老，或在聖殿中結婚。我們必須誠懇請他們這樣做。

有一個支聯會決定採用這直接方法，各家庭教導教師探訪十四個家庭，直接地問父親這個問題：「你想成爲一位長老嗎？」十四個父親當中十四個都說，「想！」各家庭教導教師說：「好，那麼我們就能幫助你。」

鹽湖城麥格奇支聯會有五百位準長老，我們的一位兄弟告訴各領袖：「僅藉着邀請，就能使十分之一的人活躍。」那時之前，他們在全年中只按立了十四名長老。但在以後的二個半月內，卻準備好四十七人，在下一次的支聯會教友大會中接受按立。據報，他們全都在教會裏繼續非常活躍。他們成功的原因是甚麼？支聯會的教友把該挑戰視爲由神感召的，而不活

躍的教友本身則想改進。

大部份的支聯會都有這些真實的經驗，直接的方法能帶來成功。

建立個人的關係（間接的方法）

爲了建立個人的關係，就得達成溝通；這就要看如何訂立方法達成溝通的目的。

爲了要成爲不活躍家庭的朋友，你必須抱著和他們同一的立場，像下列的論題，是適宜在首一二次的探訪用的：

「這個季節的樹葉不是蠻漂亮嗎？」

「你認爲那一隊會在足球比賽中得勝？」

「這個夏天真好。」

「你覺得我們會有怎樣的冬季？」

「你在那裏長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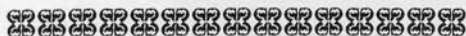
「你工作時要做甚麼？」

在正式的家庭教導探訪之間，經常作非正式的探訪。你可以偶然單獨去探訪他，站在他的草地上和他談談如何清除馬唐草，或如何習慣這些草，不再理會它。當他在園中掘地時，走去幫他的忙；帶給該家庭一條麵包；分享你們的蔬菜、果子、或任何合宜的東西；爲他做任何能逐漸贏得他的愛的事，甚至可以與他的狗交朋友。

送生日咭給所有孩子，當他們的兒子做了些特別的事時，寫信給他們，或打電

話給他們，倘若你贏得了這個男子的子女的愛心和敬佩，你就可以安心，確信你已贏得了那男子的愛心和敬佩。當然，每個人知道要去贏得女兒的心，你就要贏得她母親的心。

藉着個人的注意和經常的探訪，就能慢慢地逐漸建立友誼，邀請該家庭來共進晚膳，與他們一道到公園、觀看球類比賽，或一齊郊遊。當你被指派去使家庭活躍時，



爲了要成爲不活躍家庭的朋友，你必須抱著和他們同一的立場。



你就要抽空到他們的家，成爲他們的朋友。這樣你就能建立個人的關係。

假如是一對年青夫婦的話，就要找一位祖母到他們家，提出有關烹飪、製棉被、或照顧孩子的意見。要你的妻子帶她去購物，當她購物時，要你的兒女爲她看顧孩子，當她有差事時，要她把兒女帶到你家裏來。

假如那男子是愛好運動的話，邀請他和長老定額組一同打球，你常常可以帶同他和他的兒子釣魚，邀請他和妻子來參加定額組的聯歡會。

他們就會認識你，信任你，並感覺到你對他們感興趣，且真正的關懷他們。然後，當期待的黃金時刻來臨時，你就能坦誠的談及神的事物。你可以在這種氣氛下說：「鍾兄弟，我想幫助你成爲你家中的屬靈領袖。」那時就能易於建議他應做家庭祈禱，舉行家人家庭晚會，研究福音，對他的兒子讀出經文中的故事，開始遵守智慧語，等等事情。

運用教會所有組織

我們到此，只談過與不活躍教友一道工作的家庭教導教師。但支會的組織，可以成爲家庭教導教師一大助力，支會的相關議會，能把整個支會使人歸信和活躍的力量，集中到特別的家庭上，要使聖職和輔助組織的成員共同參與工作；把所有組織用作徵募的職員，及每月揀選一特別的家庭來使之活躍。

兒童會和主日學的教師，應集合他們的力量，揀出不活躍教友子女的名字，探訪其父母，邀請他們的子女出席這些組織的聚會。兒童會的兒童，應從他們同齡的

孩子着手；亞倫聖職持有人，應與他們不活躍的定額組成員交誼；女青年（蜂巢組，玫瑰組，月桂組的女青年）應與該家庭同齡的少女交誼；婦女會的姊妹，應邀請和協助母親及年青的婦女出席她們的班級，及聯誼會。聖職兄弟，則應（以上述的方法）探訪和幫助父親開始活躍起來；家庭教導教師，應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

在聖職行政會議裏，製定特別的計劃，好使集結整體的努力。這種方法之價值，是使年長者和年青人共同表現了真誠的愛和服務。

教師和家庭，都能一道合作，大家一起，對該一個家庭的成員，進行靜默但有效的工作，好使整個家庭都能立刻的活躍起來。

藉着每個參與的人表達真正基督徒的服務，這並非像一場戰役般轟轟烈烈，而是一種自然的成長，可以靜靜地、真誠地進行。

召開福音研討會

有兩樣基本東西，幾乎是每個不活躍教友所缺乏的：知識和見證，所以，應舉行福音研討會來教導福音原則。

這些兄弟姊妹需學習：(一)福音的拯救教義；(二)配稱地持有聖職之各步驟；(三)悔

改及如何獲得聖殿推薦書各步驟；(四)活躍和服務所得的喜悅。

一般來說，倘若在家裏，與大約五對夫婦召開研討會，是較為成功的，偶然在教會建築物內舉行研討會，亦是合宜的。

在研討會上，迎合不活躍兄弟姊妹的各種需要，惠菲特其中一個支聯會的會長來信說：「我們在一九七七年開始舉行研討會，我們自此主持了五次的研討會，成績是：有274對夫婦蒙召作交誼工作，353名準長老及其妻子報名參加，有40對夫婦經已到過聖殿，有147位準長老完成了研討會的課程，並且現在活躍了，許多再度活躍的教友正擔任領導的職位。

祈禱

爲了使我們的兄弟姊妹們活躍起來，祈禱是不可少的。「比這世界想像到更多的事情，是藉祈禱而來的」（泰利遜，國王的田園詩，「艾佛的逝世」，第415—16行。）

爲你自己，爲他們祈禱；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和勇氣，並爲他們祈禱。

要記住，天使說，他是因爲他父親和人們的祈禱而來到阿爾瑪處的（見摩賽27：14）。

米蘇里州的一個支聯會報告說：「主教團和長老定額組的會長團禁食和祈禱，以便知道他們應邀請誰人來參加下週日的聚會，並使之活躍。他們每個人在該週內都邀請一人參加下週日的聚會。六個兄弟中有四個參加一個特別的聚會，主教於這聚會裏請他們作出評論。有一個兄弟說，他在上個週日（當他們的名字被提出來考慮的同時），感覺到一種強烈的慾望，想去整頓他的生活，並許下了承諾於該日參加教會聚會。另一位兄弟說他在上週日，也同時感到一種類似的意願，要去整頓他的生活；他四十年沒有參加教會聚會，但他承諾要去參加。第三位兄弟散會後把主教拉到一邊，發誓說自己會完全活躍。」

該支會選出了支聯會中三十個不活躍的家庭，卻有十六個立刻獲得積極的成果。

召喚擔當指派工作

我們每個人，都想成為重要人物和做重要的事，我們全都想為人所嘉許、接受，並歸屬某團體。這些兄弟姊妹，像我們所有人一樣，都需要被召喚在教會裏服務；假設為了真正或假想的原因，你被忽略、漠視或被傷害了；假設你被解除職務，自尊沒有一個有權柄的人曾和你接觸及談論在教會裏的服務；假設你被人「遺棄」了六

到十二個月或多年；你對教會的態度會很健全嗎？難道你不會口出怨言，然後冷嘲熱諷，從而諸多批評，終於演變成苛刻憎惡和不積極嗎？一般來說，不活躍的教友都是被忽略了一段悠長時間的。

當他們開始表示興趣，有某些進步時，他們應被召喚擔任與他們能力相稱的職位，大多數的兄弟肯定能蒙召做他們朋友的家庭教導同伴，其他合宜的召喚會隨後而來。

不活躍的教友需要覺得被人重視他們，想去做有價值的事情，給他們一個機會吧。

維持團結、持久的努力

我們全都有責任，記住、正確的動機是幫助我們不積極的朋友和家人更靠近主，和彼此更接近，並幫助他們享有我們可以在今生和永恒所獲得主豐滿的祝福；慈愛和誠摯地領導他們再次完全活躍，假如我們勤勉地進行這件事，我們必能成功。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地去做使教友活躍的工作，這方面的努力，能影響教會裏其他一切事務的成果，我們必定要持續不斷地進行。

我們中某些人在這方面曾經是不活躍的，願我們的果子成為悔改的初熟果子。

四千八百公里

長征的

女士

李栢昂

夏 哲遜瑪葦絲說：「我完全知道一千六百公里的旅程會使人覺得怎樣——是痛苦難捱。」

事實上，這是一次四千八百公里，而非一千六百公里的旅程。這位五十三歲的南非人在一九七八年，確實橫跨美洲，從洛杉磯跑到紐約，當她回到南非的約翰尼斯堡時，瑪葦絲則受洗加入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啟航作永恆的旅程。這兩個旅程都證明是一項挑戰，而兩者都獲得了無窮的酬賞。

她幽默地說：「我是由追逐我的兒子們，開始從事我的職業的。」這是真實的，她六個兒女中兩個較小的兒子，嗜好跑步，年三十八的她因關心自己的體態，就開始和他們一道緩跑。一九六三年，在特蘭斯瓦爾長途步行成爲風靡一時的時尚，瑪葦絲發現自己成爲本國一名首屈一指的女步行家。她喜愛步行——愛其中的競爭，自

我發現，不斷增長的耐力和紀律。

瑪葦絲從未認爲自己是個運動員。她的父親莫喬治，是慶伯來（地面上最大的人工洞，就是在慶伯來，也是世界最大的鑽石市場）的跑步家和壘球員，同時，是慶伯來一間採鑽公司的僱員。然而，童年時精神緊張的瑪葦絲，在少年時代的早期，患了「小舞蹈」病（註：一種附有痙攣的疾病），使她在三個不同的時期，臥病牀上達三個月之久。跑步是約翰尼斯堡，身爲六個孩子的這位母親和現在是七名孫子的祖母夏哲遜瑪葦絲太太，一項出人意表的發展。

她從步行發展成橫跨本國的長跑家，並致力使南非的共和國承認女性橫跨本國的長跑運動。爲一合法的運動，她獲得一般的酬賞，她有更多工作要做；她被指派主持第一個婦女隊，在海外代表南非，在一九六九年巡遊聯合王國。

到那時爲止，她已嚴謹地從事跑步，並答應參加「世界最疲乏的馬拉松比賽。這場馬拉松同志比賽的起點，在高過水平線七百六十公尺的彼得馬利堡，跑過八十七公里風景美麗的路程，直達德爾堡的海岸城市，這是「向下跑」。隔年舉辦的「向上跑」，則始於德爾堡，再有一段喘不過氣的路程爬上彼得馬利堡。

那時，跑步經已變成她生活一部份，

她對自己作出更多的挑戰，更加努力。然後，在一九七八年，她面對畢生兩項最大的挑戰。就是橫跨美國，跑畢全程和接受摩門傳教士的信息，受洗加入教會。

她剛剛啟程前往美國前，遇到傳教士，並請他們再回去，因為「我那時正瘋狂作最後一分鐘的準備。」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她站在洛杉磯大會堂石階上時，就知道她正面對屬靈和肉體上兩種挑戰！——「我畢生最大的挑戰。」「這是我最大的志向，然而我卻覺得這樣焦慮不安，我真的能做得到嗎？我會遭遇到甚麼呢？我是否夠強壯？我曾否作適當的準備？我真希望那時有足夠的理智決定留在家中就好了。」

然後，鐘敲響了九下，她就走了，由兩部貨車護隨着的瑪葦絲一天跑十四小時，她從清早四時出發，只停下來進膳。她跑經十三個州，經歷四個時間帶，她一步一步地走了六百萬個步伐。她輪流地穿了二十五雙鞋子，鞋子經修補過四十次。

氣候似乎是有系統地以各種變化來打擊她，頭四周以來，她步履艱難地跑過猛烈的高溫地帶。以後四周，她則要奮力跑過風力達強風程度的嚴寒地帶，因而不止一次把她吹倒！在兩套田徑裝、扁圖帽、手套和風衣的重壓下，蹣跚而行。然後又不停地下了七天雨，一件雨衣剛好能給她

遮擋一小時的雨；她穿了兩件雨衣，使她保持乾爽四小時。

氣候並非是她唯一的挑戰，她宣稱「交通真嚇壞人」！在一處危險的地段，每七秒鐘就有汽車飛馳而過。有一天，她曾停止跑步，就是開跑的第三十三天，因夾住腿部外脛的夾板使她無法繼續，但翌日，她咬緊牙關，實際是拖着右腿，再起跑重返大道。

她回憶說：「我常祈求勇氣去忍受痛苦。但沒有祈求神把痛苦除掉，而僅是祈求祂幫助我去忍受。」她在整個旅程中都時常祈求說：「神啊！求您給我體力和風搏鬥，有耐力繼續走我需走的路程，有意旨力量繼續向前進。」在任何時候，我都不曾懷疑過我是否能跑畢全程，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有時候我不知道我如何能跑完該天，或甚至跑完下一小時。我然後用紐曼亨利寫的美麗聖詩的歌詞來祈求：『遠路不求預知，亦步亦趨。』（「求主引導，聖詩選集第65頁）

氣候最後終於緩和下來了，而「最後兩天則是想像中最美麗的日子。」她快步跑進紐約市，在五月二十日剛剛正午前抵達大會堂。她是歷史上，花了六十九天兩小時又四十分鐘橫越美國，從太平洋海岸跑到大西洋海岸的第一位女性。跑畢後，興奮的她，才驚奇地發現真正結束了旅程，

她說：「這來得太突然了。」

是值得嗎？「是的！我進步神速得超乎我最瘋狂的夢想，我學習到假如你已準備好，充分的努力工作，沒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年齡是無關重要的，沒有障礙或阻礙，而你必須親身實踐，沒有人能替你跑。我也學習到失敗是重要的，我們從中學到紀律、忍耐、毅力及接受失望的衝擊。」

這次疲乏的長跑，以某些雖不明，但卻是真實的方式，使她準備好去接受福音。康莊大道「開啟了我的心志，使我明瞭一個生命隱蔽的範圍，我已準備好去發現自我。」在恐懼失敗，及艱苦工作的背後，隱藏着對尊崇真理但藐視虛假的自我，一種不可動搖的意念，而長跑中那種「淨化人心的孤獨」，已賦予她一種尋求喜悅的本能。

在她回到約翰尼斯堡後，一月內，就有機會作另一種的自我發現。有兩個不同的傳教士，不同的人，來探訪她，她熱烈地參予六個討論，以確使他們能無休止地繼續來訪。因為我非常喜愛他們的探訪。」但當他們問她是否會在下周六受洗時：「我完全嚇呆了，我確使他們知道下周六至再下周六，及再下周六都很忙碌。」

但是她太了解自己，知道現在不能逃避第二項大挑戰，「我知道我僅是找藉口

而已，我也知道假如我故意不加入教會，我就會再次迷失方向，因為我知道我生命有一道從不曾出現過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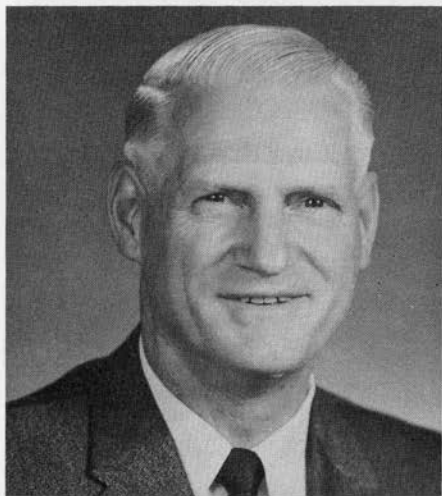
她必須作出那個決定雖然如此明確，但並不容易，因為她將會獨自接受洗禮，成為她家庭中唯一加入教會的人，她將會第三次改變她的生活方式。這些事情使她感到痛苦！但她禱告說：「我感覺天父的靈告訴我必須去做正確的事。」靈同時低語說：「只有我能作出選擇。」

她作出自己的選擇，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正在雷馬教堂輪候施洗，在感情上重演了她在洛杉磯的經驗，「有許多人和我一道接受洗禮，他們看起來，全都是那麼鎮靜、那麼自信和快樂；他們神采飛揚，而我卻很緊張和缺乏自信；在那個時刻，卻很快樂；我已作了適當的準備嗎？我是否在做正確的事？這是個重大的承諾，我是否能遵守？」

是否值得加入教會，答案再次「是」。是的！「我知道我作了正確的決定，我知道，我有時將會祈求力氣去走下一步，但我在洗禮後知道，我可以走到道路的終點，這是我畢生最重要的旅程。」

自她受洗以來，曾任主日學秘書、婦女會聯誼關係領袖和探訪教師；自然她，是活動委員會的運動顧問。

問 與 答



僅答所問·非宣講教義

主答者：支聯會祝福教長，楊百翰大學教會歷史及教義名譽退休教授巴銳威廉。

問：假如疾病並非藉著聖職而獲致痊癒，這是否真正的痊癒？

考 慮這問題時，要記住，有次，主一位使徒曾對祂說：

「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

「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的，就是幫助你們的。」（路9：49—50）。

清楚可見的是，疾病獲得痊癒是件好事，除了聖職的施助外，有許多方法可獲痊癒，如藉良好的健康習慣、草藥、藥物和信心的祈禱。

神已給我們智慧語作健康的指南，祂



也賜給我們在地面上有治療性能的各種不同藥草，我們在阿爾瑪書中讀到：「有些人死於熱病，這種病在每年的某些季節中是常常發生在這地的——但比較起來沒有多少人死於熱病，由於許多植物和根菜中的極佳的品質，這些植物和根菜是神爲了祛除病原而準備的，人們受了那種氣候性質的影響，是很容易患病的——。」（阿46：40）。

無數世代以來，所有各文化的巫醫，都曾使用許多自然的藥物，來治癒許多病人，而神已在我們的世代，把知識傾注在大地上——令人感欣慰的是，醫藥界已把它用來對患者施予極大的救助，遠超乎較早文明時代所能獲得有限的草本藥物。

神期待我們運用祂已提供的一切，來治癒我們的疾病。最使人困擾的問題，自然是關乎不爲人知的草本植物，或應用於病者的，醫療技考之治癒効力。藉着心智控制肉體的力量，或藉神的力量施助而產生的痊癒，通常被稱爲「信心的痊癒。雖然這兩種方法，都是正規的，但經常被混

爲一談；由心智控制肉體所導致的治療被人誤爲聖職的治療。

我們對心智控制肉體的力量愈了解，我們愈清楚明白，我們的思想確能在某種程度下，以我們大部份仍不知道的方法，在各種既選定的改進健康方式上，擔任一重要的角色。然而，大部份來說，我們僅是開始瞥見這些能力，而未能運用之。

藉着運用心智的力量來控制肉體，經已導致無數的治療。舉例來說，原始的醫生，有時候曾用間接的方法，使病者產生信心，好使他們能被治好。痊癒通常並非是藉着巫醫的符咒而來，而是藉着思想能影響肉體，這個自然律法而來的。

雖然，貴格會的始創人，偉大的講道家霍斯喬治，在推崇信心治療方面獲得某些成就；但當疾病經常再度重現時，他卻把它列爲不服從神的懲罰。儘管只有極少部份前往回教寺，祈求獲得治療的人確實是患病的，其他治好病的例子，曾發生在諸如阿拉伯麥加的回教寺。在宗教式奮興的大會中，亦曾有些因信心而痊癒的例子，

但人們經已懷疑其中一些治療的永久性。再者，基督教科學家力辯痛苦不再存在，僅因為人類機能出錯而已。

我相信許多藉着心智和精力的力量，來控制肉體，因而獲得痊癒的人，並非是被處於魔鬼影響力下的人所帶領，而是被心懷好意的人所帶領。舉例來說，在回教寺裏導致痊癒的信心不一定是魔鬼的工作，而可能僅是應用人所不承認，但卻是由神所賜予的一項生命原則而已！我也相信，雖然他們所用的某些符咒和勸戒，及某些背景和個人都不能反應神的靈，但當我們把所有這樣的治療工作，列為魔鬼的工作時，我們是對那些使病者運用信心，心懷好意的人不公平。

我相信，我們必然要承認，也有江湖郎中，他們既充滿了淫猥的目的，把思想和肉體間關係的真正原則，用在邪惡的方式途徑上！雖然魔鬼不會是善良的，但充滿邪惡意圖的人，有時候可能會把善惡混淆，使楊百翰對他在其時代看到，那些人所施行的催眠術，作出這樣的聲明：「催

眠術是顛倒的真理；它是始源自神聖、善良和正義的原則，經魔鬼的力量，本末倒置……拿一項始源自魔鬼力量的原則給我看，你不能這樣做，我把惡稱為倒置的善，或一項邪惡用途的正確原則。」（講集，3：156—57）。

我們可從聖經和歷史記述中找到有關真正原則被人作這種邪惡用途的例子。舉例來說，埃及的術士運用撒但的力量就能同樣行魔鬼以神的力量所行的許多奇蹟（見出：7—8）。在早期使徒的時代，術士西門如此令人信服的把他的撒但權力，描繪為神聖，以致許多人「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那被稱為神的大能者。」（使8：10）摩門經八位見證人之一，培治亥倫在一八三〇年聲稱，從他獲得的某塊石頭，得到對教會的「啟示」，雖然這些「啟示」和斯密約瑟從主那裏獲得的啟示相違背，但他接受的方式蒙騙了數個教會教友，包括考得里奧利佛，主吩咐奧利佛告訴培治兄弟「他從那石頭所寫下來的東西，不是屬於我的，那是撒但欺

騙他。」（教約28：11）培治亥倫在八年後離開了教會。在這些情況中，撒但顯然給予極大的能力，和神的僕人們所顯示的能力非常類似，以致許多人都被欺騙了。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原則能作為善和惡兩者的用途。

我們現在既瞭解了其他各種，某些是好的和某些是屬撒但的治療方式，那末就讓我們談談聖職的治癒。僅藉信心而產生的痊癒是有限的，但當病者的信心是伴隨着聖職權力治療的施助時，可能收到的效果是無窮盡的，聆聽一下基督對尼腓人的邀請：「你們中間有沒有患病的？帶他們到這裏來。你們有沒有跛足的，失明的，有缺陷的，殘廢的，患麻瘋的，乾枯的，耳聾的，或有任何病痛的？帶他們到這裏來，我必醫好他們，因為我同情你們，我的心充滿了憐憫。」（腓三17：7）。

在聖職治療方面，病者的信心，是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但這也是對真正的力量——聖職的真正信心，在這樣的情況中，信心的作用有點像催化劑，帶來想前往的

外在反應。馬可在其福音著作中記載說，主在祂探訪拿撒勒本土的居民時，因人們的不信，只能行少數祂往常行的治療神跡（見可6：50）

所以，當神的聖職按手在忠信的病者頭上時，一種有力的治療要素，從聖職持有人身上，流傳到接受者的心智和肉體裏，當正確的條件盛行時，該項力量影響肉體，和紫外光或雷電擊光同樣真實，且更為有效。楊百翰所以這樣解釋：「當我按手在病人頭上時，我期望神的醫治力量及影響經過我到達病人，而使疾病退去。」（講演集，維特蘇約瑟第187頁。）

雖然經正確的聖職施助，而傾注出來的治療力量，是不為世人所理解，但卻為神的僕人所知，並可為其作證。因此，儘管人們承認在沒有聖職的施助下，信心力量的可行性，但末世聖徒們相信藉神聖聖職的施助，確有治療的力量，它規限和包容了其他一切的治療力量，並在必要時，其效力和治療的影響力更遠超乎任何一種的治療方法。

一本小書

菲莎積奇蓮



使我靈魂激動不已，對神那種愛心的熱切見證，在我年僅十歲時臨到我！

當時，我需要力量來支持我，經歷一項非常可怕的經驗，那深印在我靈魂中的見證，成為我尋找真理的動機；並在多年後，帶領我獲得對福音的見證，而使我成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

這經驗是從瑪基嬌嬌，及她送給我最年幼的妹妹的聖誕禮物——一本名為十誡的小書而起的。因為瑪基嬌嬌，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像天使的一個人；在我腦海中，毫無疑問地深信，我們應遵照該書的每句話語而行。

瑪基嬌嬌喜愛經文，她畢生克己無私。她通常在我們家庭聚會中講及學習耶穌的教訓，和把這些教訓，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指南之重要性。我在她家裏，感覺溫暖和安全；並且，當我閱讀該本小書，及觀看裏面可愛的家庭插圖時，我又再度有

該種感覺，我知道我希望我的家庭都像那樣。

有一天，當我正和妹妹伊華及弟弟韋利，在家對面田野的沙丘玩耍時，我們突然感覺到天氣改變，便抬頭觀望，看到一場威猛，烏天黑地的暴風雨，正迅速地迫近。我們從前也曾看過這樣的風暴，有一場風暴最近曾吹塌我們的風車，拔掉我們園子周圍的樹枝，並把小農場的屋棚吹到在地上亂舞。

我們現在感覺很害怕，伊華就開始哭了，我和弟弟一人一手拖着她開始飛奔回家。然而，我的妹妹不能長久保持這速度，所以我們在離我們家尚有一塊田和一個果園遠遠慢下來。當我們繼續急速前進時，我不斷告訴他們：「不要擔心，主會照顧我們，假如我們做祂在十誡裏所說的事，祂定會保護我們。」

我必然會不止十多次的向他們重述這



些話語，部份的目的是想他們安心，而部份的目的則是用作一種形式的祈禱，我告訴他們：「主愛小孩子，祂要我們做的一切就是遵守誡命，只要我們請祂幫忙，祂一定會幫助我們，祂會的。」我很懼怕，但我能表現出來，因為我不想他們受驚。我知道我們要在風暴全力打下來前抵家。」但伊華的小腿，使她不能飛奔。然而，我從瑪基孀孀所說的話，及在該本小書中所記載的一切事物中，知道主會幫助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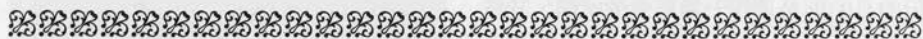
然後見證就臨到了我，我們只剛經過了栽種梨子的那部份的果園，並正行經栽種蘋果樹的那部份時，一道火熱，振奮人心的暖流通遍我全身，告訴我，我對受驚的弟妹所說的話是真實的。我永不會忘記心內那種燃燒的感覺，我覺得我是三公尺高的巨人，我不再懼怕！雖然風力逐漸增強，一團團的冰雹，及豆一般大的雨點正開始降下，我卻知道我們會安全的抵達家

中。

媽媽跑出來迎接我們，她把伊華抱在懷中，我們則儘快的跑回到屋子的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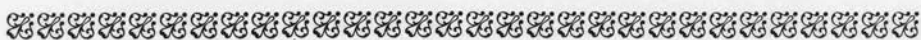
當我稍後獨自沈思的時候，我思考在那園子道上曾發生的事，我知道我經已獲得一項屬靈的經驗，並且是和十誡書中所記載的事物有關，我藉着聆聽我母親、祖母和瑪基孀孀之間的宗教討論，而認識到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並且在地面上某處，是有一間真實的教會，教導在我心中所決定的生活方式，就是主要我們遵行的方式。

該經驗成爲我一項財寶，多年後當我找到末世聖徒教會時，我又再次體驗童年時代內心同一的燃燒感覺。我是多麼感激瑪基姊妹，她對經文的忠誠，及她送給我妹妹那本小書的禮物。



暴風羅文

百基夫口述，百斯倫筆錄



在內華達的山區，一場夏雨，通常只持續數小時，所以當天開始下雨時，我一點也不擔憂；我吩咐男孩們收拾好行裝，我們在雨中徒步到賓爾谷中的高地，幽僻的湖畔垂釣，將會大有收穫。經過四天的遠足和露營，我們都不知道熱帶風暴羅文正蹂躪加里福尼亞州。風暴羅文以洶湧的豪雨、強風和足以撞沉船的浪潮，橫掃整個州；我們在九月第一個週一，僅只

是受到涼快的雨襲擊而已。

身為主教，我和支會裏，喜愛探險年齡的男孩們，每年都到內華達山區作一週的旅行。我在少年時代，曾到內華達山區作過許多次遠足，現在做了主教，感覺沒有其他事物能像遠足旅行，那樣使我能接近這些男孩。這是我擔任領隊的第六次，也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早一次的旅行。此次只有兩個成年人，韋兄弟和華兄弟協助我，

有七個男孩以前曾和我出遊，只有兩個十四歲的男孩是首次到內華達遠足。自從黎史提芬的兄弟詹爾，一年前回來熱烈地敘述釣魚、朋友樂及大自然美景後，他一直都計劃作這次遠遊。他和另一個首次遠足的人莫達加，都很感興奮！我發覺，他們不足的經驗，是任何初學者常犯的小問題。他們偶然犯錯，抱怨收拾的困難；他們的足踝疼痛、肌肉僵硬；但大底來說，我們全都喜愛該天十一公里的遠足，我們橫過數條小溪流，走過一個大牧場，攀爬一道險峻的山坡進入賓爾山谷。

我發施號令對他們說：「孩子們，不要現在就紮營，假如我們能避免的話，我們不想弄濕營帳。現在，躲在斗篷下等風暴過去。」

我仍然認為雨水會像往常一樣，很快地停止；但當雨到中午仍未停止時，我們就紮營了。

我指示他們說：「把一些木頭劈開作乾柴，讓我們點起火來。」

詹爾問道：「難道雨不會把火淋熄嗎？」

「在那塊石面旁邊點火，能擋去一點雨，我們會使火勢猛到，足以不致被雨水弄熄。」

我們用過一頓潮濕但溫暖的晚膳後，就走進營帳裏等待風暴的過去。跟著開始刮風了，雨跟着降下來。

「白主教！」

我醒過來，天仍未亮，雨仍然下個不停，史提芬正站在我的帳篷外，濕漉漉地渾身打顫。

「我們的帳篷漏水了，我全身濕透快凍死了。」

與我一道共用該帳篷的韋史達，和我一同把史提芬拉進來，我不知道史提芬沒有拉上他自己帳篷的蓋，在該晚之後，雨水打在與他同帳篷的友伴，莫達加身上。

數小時後，我再次醒來，有一種潮濕而窒息的感覺。風把帳篷的樁柱拔離那濕到不能再牢固它們之地，帳篷有一端坍下來，把其盛載的雨水，傾倒在我們身上。我掙扎出去把樁柱再次豎起，但當我回到帳篷時，另一端又塌下來了，我把它弄好後又爬進帳篷，經過一段長時間後，我才再次感覺溫暖。

當黎明來臨時，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濕的營帳，尼遜基爾及尼遜馬可醒來時，發現在他們帳篷旁邊，距離他們十五公分之處形成了一個池塘。那突出來，用來保護背囊的石塊，瀉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水，把背囊浸濕。大多數男孩子的睡袋都濕了。圍繞我們四週的峭壁，都佈滿了瀑布，傾瀉進山谷裏，蔚為奇觀！但同時也令人懼怕的。

華兄弟說：「我們最好離開這兒，我

們可能受困於洪水中。」

楊史達問道：「難道我們不是在很高的地方嗎？這場雨可能會變成雪，我們可能會在大風雪中受困。」

他們兩人都說得對，我們決定開始走下山尋找更多的遮蔽和較溫暖之處所，我們倉促地收拾好行裝。

史基爾問：「我們應帶多少食物？我們不應全都帶走嗎？」

我同意說：「不，我們就帶我們所需的，」

韓遜賀尼抱怨說：「讓我們今天就一齊乘車走，我真討厭這場雨。」

男孩們全都大聲附和，但我卻不能肯定。

我說：「我不知道，今天我們能否冒着這場大雨走完三十二公里的路程，我們最好攜帶四頓膳食，以防萬一我們被耽誤了。」

「噢，主教，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

「是的，我們現在一齊出發。」

那次遠足很快變成了一場噩夢，我們對洪水氾濫的恐懼是有對的。我們先前跨過不致弄濕我們褲管的小溪流，現在竟變成了洶湧的河流向我們衝擊，意圖把我們捲進滔滔的洪水裏！到處都是瀑布。小徑本身成了一道小溪流，我們難以追循而行，風把樹枝鞭撻在行人道上，我們錯過



了拐彎處，沿着一條較長的路徑走下馬遜牧場。我記得去年在牧場有一間看守員的小屋，也許我們可以在那兒尋找庇護。我們在寒風豪雨中躑躅而行，當我們終於抵達一處能環顧牧場的地方時，我們失望地停下來。

「看！是一個湖。」

是的，整個牧場水深及膝，小屋看起來像個奇怪的方舟，上漲的水正輕拍它的底部，我們涉水穿過湖繼續前進。

小徑現埋在水深及腰的下面，我們全都感覺寒冷，憂心不已。

我鼓勵地說：「男孩們，繼續前進吧，那麼我們就能脫離此種困境啦。」

但我卻沒想到秋溪，我們進來時曾涉

水通過這條小溪，那時只寬三公尺，深三十公分，現在卻是一道遠超過我們的頭，三十公尺寬，波濤洶湧，滾滾翻騰的洪水。

我們要過河，我們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危急，我們又濕又冷，無法使自己保持乾爽溫暖。大多數的男孩的睡袋都濕了，我們沒有乾的掩蔽所，而所有的柴都浸濕，或浸在水中，我們難以理解去估計圍繞我們四週的水量。

我們定要過河，但我們不能過河，因為水流深到不能涉水而過，洶湧到不能游泳而過，和闊到不能跨越而過，河水在上流處懸崖邊一道深峽中翻騰而下，我們不能在那兒橫過。我向天父祈禱，好使我能像摩西一樣把水分開。我們動身往下流走，希望能找到一道過河的途徑。

在步行了約十分之四公里後，韋兄弟發現到一棵大松樹，「碰巧」橫臥在該條河流之上，我們以前都曾看過松樹橫倒在小溪旁，但從未看過有一棵像這樣大的樹，雖然它沒有橫跨兩岸，但這棵樹的兩端在地上的高度，使我們只要走過達腰際高度的水就可以到達對岸。

韋兄弟首先過河，試試是否安全，當他爬上松樹身時，它在水中上下搖動，但位置固定不變，他小心翼翼地安全地抵達另一端，然後爬下來，涉水穿過樹枝，走向較高的地。

我是第三個嘗試跨越的人，我只走了數步就停下來，我有預感知道那兩個較年幼的男孩不能獨自過河，我轉過頭觀看，但其他人則已爬上我背後的樹幹上。

我呼叫：「基爾，那高大的金髮少年抬頭望我：「與史提芬一齊過河，有困難時幫助他。」他點頭同意。

「卡夫，你和達加同行。」

卡夫回答說，「好的，我會。」

基爾和史提芬開始橫過那濕滑的松樹，樹枝和分枝，與其他被洪水沖下來的垃圾都積聚在樹裏，該倒臥的樹木本身的樹枝阻礙了他們的進度。

基爾指示說：「在那兒停停。」

史提芬停下來，但他誤解了基爾的指示，該樹枝消失在波濤起沫的水下面，史提芬也跟著掉進水裏，他的背囊把他拖下，使他完全埋沒在水裏，在樹木下面的激流開始撞擊他，他面臨被困和溺斃的危險。基爾迅速採取行動，伸手進水裏抓住史提芬的背囊，他強而有力地把她拉回樹木上。

他們雖受了驚，但在沒有其他選擇之下，只好繼續橫過該大樹，但史提芬仍未脫離險境，他踏上一些樹枝，那樹枝啣一聲在他腳下折斷，他再次倒頭跌進水裏，開始在大樹下被激流衝擊，基爾再度伸手進水裏把他拉上來。

到了現在，史提芬就很懼怕再走一步，

基爾幫助他把背囊脫下，自己把它背住。史提芬在沒有這額外的負擔下，走上他危險的旅程，抵達安全之地。

當史提芬抵達隱固的地面時，他開始發抖，渾身濕透，這顯然是由於他幾乎地被溺斃而受了驚。

我意圖使他的思想轉離剛才的危險，就熱誠地說：「讓我們給你一些乾的衣服穿。」我把我正穿著的襯衣和乾的毛衣交給他，其中一名男孩從他背囊中拏出一些乾褲子給他。

當他更衣時，其餘的男孩正在橫過大樹。

卡夫告訴達加說：「要小心，你長得比史提芬高大，我不知道我能否把你拉上來。」

他們開始小心翼翼地橫過，但濕滑的大樹搖動了，達加失去平衡掉進水裏。他保持自己，沒有完全埋在水中；然而，礙於激流的衝力，及他的背囊，使他無法爬回樹上，而卡夫又無法把達加帶進來，他們徒勞無功地掙扎了數分鐘，卡夫自己也幾乎失去平衡，卡夫終於能幫助達加脫下了他的背囊，現在，達加能再重回樹上，繼續過河。

顯而易見，我們又有一種新的危險，達加經冰水浴後衣衫盡濕，我已放棄了自己乾的衣物，但史提芬卻仍在發抖，儘管

他身上穿上了乾的衣服，然而他卻顫震得不能言語，我知道我們要取暖，但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

每樣東西——裝備、衣服、木柴都是濕的，氣溫正逐漸下降，而風則加添寒冷，我唯一可以想到去做的事，就是繼續前進，韋兄弟和華兄弟都同意了，我們要離開那裏，但天正下着雨，河水正高漲。」

我們徒步前進，我覺得十分寒冷，難以保持思想清楚，我認出這是體溫低於正常的徵兆，我變得很害怕，當體溫下降時，身體會失去保暖的能力，這是對潮濕的步行者一項非常大的危險，我不能肯定那兩個較年幼的男孩，能否平安無事的走出去。

我派兩個較年長的男孩前去尋找乾柴和突出水面的乾地，並且祈禱。

我們約在十五分鐘後趕上他們，他們已找到一條掉下來的樹木。

卡夫說：「我們設法把它劈開，我們從中間掘出一些乾柴，但我們沒有一條火柴點得着火。」

當他們走在一旁時，我說：「好啦，我就用我的打火機吧。」

我彈一彈打火機，它無動於衷；再彈，仍然無動於衷；再彈，再彈。

有人建議說：「也許它沒有氣油。」

「不會的，我僅爲了這次旅行而買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輕彈，卻沒有發亮。

我把我的火柴拿出來，幸好它們仍然是乾的，我劃了一根，它沒有亮，另一根，它仍然不亮，我一根又一根地通通把它們劃光了，沒有一根肯發亮。

我祈禱說：「父啊，祢知道我們需要幫助，我擔心假如這兩個孩子無法取暖的話，他們會死去，假如我要在這場風雨中潮濕的渡夜，我也會死掉，請幫助我們點起火來取暖，我們需要祢的幫助！」

我們試燃點每個人的火柴，我們無法點起一絲的火光。

「父啊，為甚麼？我是他們的主教，我們需要祢的幫助，祢為甚麼不答覆我們的禱告？我們需要祢，請不要離去。」

唯一的答覆是傾盆的大雨。

「主，現在有賴於祢啦，我不知道要做甚麼。」

我們繼續徒步前進，我現在猛烈的顫抖，小徑有時候水深及男孩們的胸膛，只有顯明的樹，使我們保持在正確的小徑上行走。我知道，我們不能步行全程走出去，那兩個較年幼的男孩正逐漸地慢下來，前面又有另一條河，它比其他一切河流都來得更大，我們必然不能過河。

我擔憂地想：「我要怎樣告訴他們的母親呢？這次旅行，是否會終止，所有為教會青少年主辦的露營旅行呢？我的妻子會如何管教我的七個孩子呢？小麥蓮只有

兩週大，我將永不能認識她。」我的腦海一直想及這些可怕的事情，我繼續熱烈和恆久不斷地祈禱。

我們幾乎是沮喪的往前走，倚賴雨會快點停下來，我們疲乏地拐了一個彎，就看到有一間小屋，我們要好一會兒才明白到它是真的，一間小屋！一間有炊煙從煙囪中冒出來的小屋，除了馬遜牧場那被洪水氾濫浸過的小屋外，它可能就是在三十二公里範圍內唯一的小屋，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經管這間小屋，藉以量度冬天的降雪量。

在小屋裏有另外四個避風雨的遠足者，裏面正燃起一個熊熊的火燄，屋子裏有一大堆木柴，一桶桶滿載毛氈的箱子，及豐富的食物供應，我們安全了。

當我們全都弄乾衣物取暖後，我感謝神給我們的慈悲，我明白到假如我們能生火的話，我們會仍然在外面暴風雨中，為我們的生命掙扎。

「父，感謝祢沒有答覆我生火的祈求，請幫助我記住，當我抱怨，不曉得為甚麼時，我並不知道庇護所就在下一個轉彎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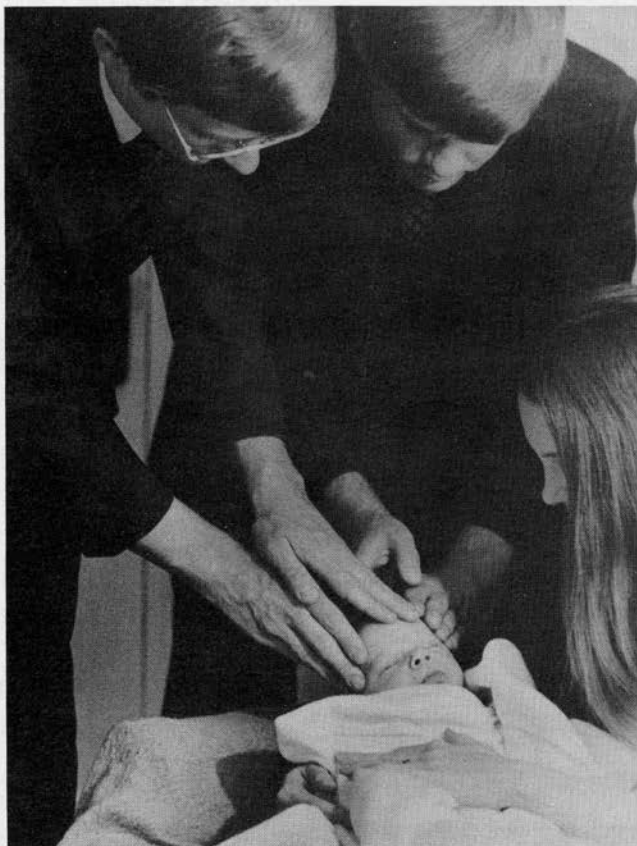
我試試用我的打火機，我彈第一下就有輕快的小火光從中閃爍。

暴風雨迫使我們多停留二天半，然後，我們在滿佈雪花的地上步行回去。

我發現聖職的真實性

維撒哈馬

空 氣極度寒冷潮濕，我們一方面呼吸，野困難，這是英國一個典型的冬夜。
煤火煙中那股難聞的味道一方面刺 我是一名剛傳道兩個月的傳教士，
進我們的鼻孔；黃昏的霧和黑暗使我們視 我和同伴匆忙的騎腳踏車到鄰近一個鎮



上與女傳教士會面，她們地區中的一位教友需要幫助，在電話中姊妹們的聲音，聽來好像是很焦慮和關注。

當我們聽完電話，儘快地抵達後，陪同姊妹們去到該教友的家。我們敲門，有一個婦人來應門，邀請我們進去另一端，裝有一具火爐的一個非常小的房間。我可以在昏暗的光線下看到那婦人的臉，她的雙頰浮腫，眼神憂傷疲乏，眼睛哭到通紅，她的眼睫毛濕潤蓬亂，當她指着火爐邊一個小搖籃時，更多的淚水沿着她臉上流下來，那母親啜泣地說：「我的寶寶病了，她無法呼吸，醫生說她會死。」支氣管炎和肺炎在英國嚴寒的冬季奪去了許多嬰孩的性命。

那母親請我們以聖職施助那名細小，只有三週大的嬰孩，她溫柔地從搖籃中抱起那個女嬰，輕柔和帶保護性的把她抱在懷裏，淚水從她的眼睛流到包裹着嬰孩的乾淨麻布上。嬰孩細小的頭上，幾乎沒有足夠的位置放我較大的手。當我把手放在她柔軟細小的頭上時，我可以感覺到一卷卷柔軟細緻的頭髮。

那是我畢生首次以聖職施助一名病人，我設法說正確的話語：「何玉華，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和神聖麥基洗德的權柄……」我在片刻中能感受到有一股力量

在我內心澎湃，它是一種獨特和罕有的東西，我毫無疑問的知道我正是以全能的神，祂自己手中的工具行事來治癒那女嬰。

隨着時間的消逝，加上其他的經歷，直到我對此事的記憶變得模糊不清。差不多在兩年後，我傳道快結束時，被派往那母親和小女孩住的市鎮工作，當我們在街上沿途敲門傳道時，一位慕道者告訴我們，有一位教友就住在街口的轉角處。我們找到那房子敲門，一排排的英國房屋看起來大都相同，而我並沒有立刻的醒覺到這就是我差不多兩年前曾到訪的同一房子。那婦人請我們進去。當我們走進那同一的小房間時，一對明亮的藍眼睛向上凝視着我；我在椅子上坐下來，一個美麗的小女孩爬上我的膝蓋。當我輕撫她頭上的金髮時，回憶像洪水般湧到心頭——我又再次想起那陰暗的夜晚，淚流滿臉的母親，氣喘喘的嬰孩，與聖職明顯的力量，我靜靜的低語：「天父，感謝祢，感謝祢給我特權，運用聖職力量來幫助這小女孩。」

我被這經驗所強化了，我那時知道，說：「我知道聖職經已在這時代復興，我見證神是活著，祂愛我們，我知道藉着正義的運用祂的聖職，就能獲得偉大的祝福。」時，有何意義。

認罪

總主教團第二副主教克拉克查理

數

年前，一個年青人，在一宗嚴重的偷竊案中，失手被擒，被捕入獄，他的父母感到很震驚和焦慮，父母向他保證不需憂慮，因為他們對在任高職的人士有影響力，肯定會使他獲釋。他們的主教，也是心懷好意，告訴那少男，他會盡他一切所能，確使一個像他那樣好的男孩，不需償罪，但那少男終於憤怒地說：「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在做甚麼嗎？我犯了罪，假如你們使我不必遭受懲罰而獲釋，就是強迫我畢生日子都要背負罪的重擔，請讓我償還我的罪過，好使我終於能脫離罪而重獲自由。」

很少的恩賜比清白的良心、無愧的靈魂，更值得令人追思！只有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力量，能治癒一個困擾的靈魂，但假如想祂治癒我們，必須跟隨祂曾給予我們的程序。

認罪是獲得完全寬恕的一個必需條件，它表示出真正「神的憂愁」（林後7：10），它是潔淨罪的程序的一部份，因重新開始需要我們在良心的日記中開始乾淨的一頁，我們應對犯罪的人，及時對主認

罪，除此以外，我們的罪可能會嚴重到需向一法定的聖職主管認罪。

「並非每個人也並非每位聖職持有者，都有權柄來接受犯者的神聖認罪。主已組織了一項井然有序的計劃，教會中每位教友對一位教會當局人員要負責任。在支聯會或在傳道部中，是會長；在更高的教會權柄階層中，是以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們為首的總會當局人員們。」（甘賓塞：寬恕的奇蹟，第282頁。）

那些需向主教承認的罪是姦淫、通姦和其他性罪及歪行，與各種同等嚴重的罪。甘賓塞會長提醒我們：「人必不可折衷妥協或支吾其辭，他必須清楚和完全地認罪。」（寬恕的奇蹟，第155頁），記住「我們所尋求的，是脫離罪孽深重的靈魂的種種折磨，而獲得完全的解脫」阿爾瑪先知說他在「許多苦難中的徘徊，懊悔得幾乎要死」（賽27：28），覺得他會被永久的燃燒所吞噬。悔改並非容易，「神的憂愁使人達到最謙卑的地步」，這是為甚麼寬恕的恩賜，是如此甜美，並能使犯罪者，以一種特別的感情來約束如此接近救

主的原因。

身為主教，我覺得所有最可怕，然而卻是最使人聖化的責任，就是作我主家庭的「公衆法官」。我知道人是多麼難以承認和接受，在真誠認罪中，所擔當的那項神聖職務。我知道我被聖約約束，答應要把神顯示給我的特有知識保持機密。啊！我是如何懇切祈求智慧，好使我能藉着靈，辨別出所要採取的正確行動。我學習到最仁慈的審判，乃是容許犯罪者，作出對行為相稱的公平賠償，而滿足完全的公義；承受少於應得的罪罰，就僅是清還部份的債項，而只移去罪的部份重擔。憐憫常會使主教流於寬容；但缺少公義的寬容則非仁慈。

完全的悔改，以不可言喻的喜樂，使個人獲得罪的省釋。

阿爾瑪說：「啊，我是多麼的快樂，看到了多麼奇異的光；我的靈魂充滿了像我以前的痛苦那麼厲害的快樂！」

「……沒有東西能像我的痛苦那樣劇烈和那樣苦。……在另一方面，沒有東西能像我的快樂那樣劇烈和那樣甜。」（阿



36：20—21。）

我曾接觸一些教友，他們多年來心中一直背負重擔，意圖以慷慨的捐獻、時間和金錢及服務，來償還他們的罪，而非對他們的主教認罪，他們不能用良好的工作來取代認罪，正如甘賓塞會長解釋，我們必定要把所有壞蘋果從桶中拿出來，然後再重新開始（見寬恕的奇蹟，第156頁。）

讓我們不要以較容易的道路，或捷徑來取代主的途徑，讓我們今天就承諾，到主教處僅僅說：「主教，我有困難，我需要你的幫助，我可以來看你嗎？」他瞭解那種語氣，然後，被賦予特別的鑰權和靈感的他，就能幫助你開始，一個全新充滿喜悅的生命。



文化 藝術之夜



六 月五日晩，香港教友們帶着興奮的心情步入何文田支聯會中心。展示眼前的是一幅幅香港



右上：「嗶啲……我們在唱一首山歌……啊！」

左上：「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薦奉台上……」

右下：嘩！自彈又自唱。好野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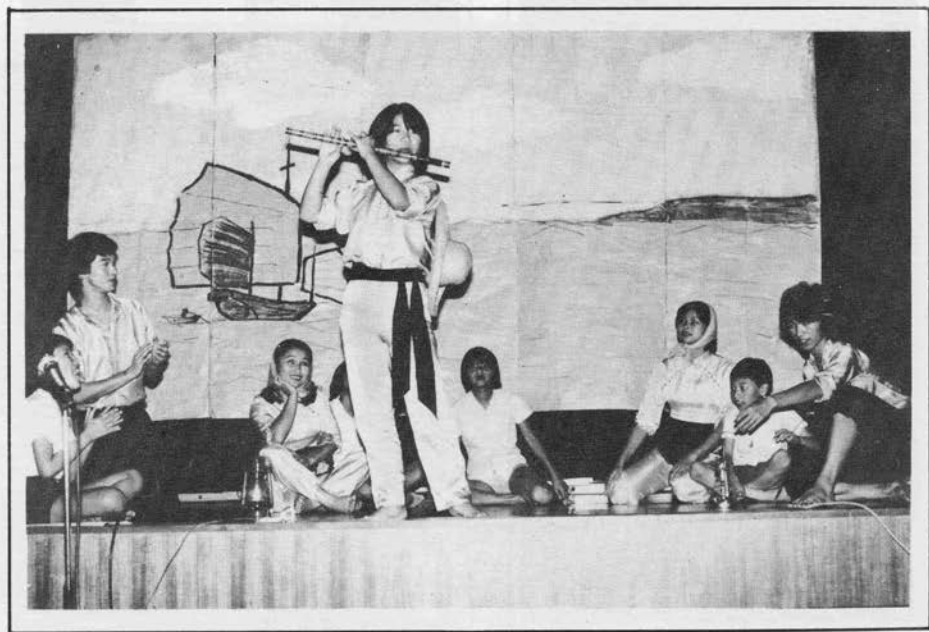


各區風光特色的幻燈畫面。旁述者帶觀眾漫遊香港仔、西環、中區、長洲、荃灣及九龍城。而「香港古蹟與新貌」的幻燈片特輯則是該次「香港文化藝術之夜」的高潮；並創了歷年文化藝術之夜的先河。教友們花了不少心血搜羅資料，其中還有百多年前香港的珍貴鏡頭呢！

那晚除飽覽風光之外，還有歌舞表演助慶。區會代表引吭高歌一曲「落花滿天蔽月光……」（帝女花），宛如任白弟子。葵涌的一幕

「山歌」，場面熱鬧，載歌載舞，對白惹笑；看得觀眾開開心心的。維多利亞支會外籍姊妹們的舞姿則為大會平添了菲律賓民族的色彩。而深水埗支會將漁家一日的生活透過歌舞搬上舞台。其中一幕悅耳的笛子演奏，至今仍縈繞耳邊。筲箕灣支會的吳唐仕林姊妹自彈自唱中國藝術歌曲，博得全場熱烈掌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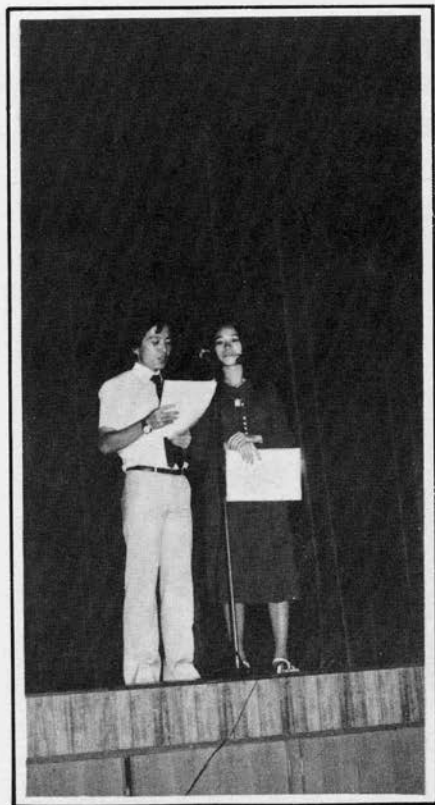
下圖：唔！這「漁家」陣容龐大，而且有一個空手道黑帶，真不簡單呢！



尖沙咀支會也不甘後人，演出了一幕精采的現代舞。

該晚由凌權兄弟與黃金屏姊妹擔任司儀，特別嘉賓是總會女青年會長肯農伊蓮姊妹。

若有更充份的準備，相信是次「文化藝術之夜」會更為成功。繼續努力吧！



上圖：

吓！佢哋跳緊乜嘢舞呀？幾得意喎！
原來是維多利亞支會外籍姊妹們的舞姿。

左圖：

點解黃金屏姊妹無份講嘢咁嘅？
「唔係，我讓佢哋。」



聖殿之行 陳劍雄、陳黃戊英 西貢分會

在這甜蜜的聖殿婚姻旅途中，我們深深感覺到造物主的偉大；而使我們信心更加堅強；更愛天父；愛自己和愛每一位兄弟姐妹。

回想起在夏威夷結婚招待會開始前的一小時，烏雲密布，微雨飄揚；彷彿都告訴我們，今天晚上將要刮大風雨。那時，我們關注地跪下禱告，祈求天氣會有所好轉。真的！慈愛的天父答覆了我們。當晚的招待會就終於在涼風陣陣中舉行了——沒有絲毫雨點；只有會中的熱鬧氣氛。閃光燈閃個不停，這真是神所給我們的祝福呢！

在前往鹽湖城的途中，我們在洛杉磯被逼停留了兩天。但實際來說只玩了一日。由於我們很希望進入大會堂參加教友大會，所以我們寧願犧牲這個好玩的地方，而選擇了儘快趕往鹽湖城參加教友大會。途中，我們突然想起我們必須在到步後趕往教會行政大樓領取入場券。不然的話，我們就只得在別人的家中看電視轉播了。但可惜當到步後，才從一些教友的口中得知入場券已派盡無餘了！真可惜！

但是，神始終給我們達成意願。藉着一位來自香港（在普羅伏楊百翰大學攻讀）的張姊妹的指點，我們雖然不能夠參加星期日晨間的教友大會；但卻可以出席午間的教友大會。

在莊嚴宏麗，聖樂柔揚，和甘會長的慈顏藹聲下，我倆不覺肅然起敬上來。

這真是神的先知，神真實的福音，神真實的教會。聖殿婚姻使我們更加與主接近；更加踏進超升的階段。我們參觀過六所神的聖殿，接受了四次的恩道門。是信心推使乎？不錯。我們願為此作見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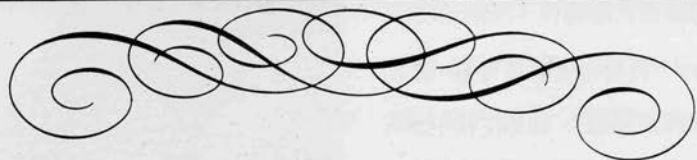


「耶穌對銀庫坐着，看衆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裏投了若干的錢。

「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裏投了兩個小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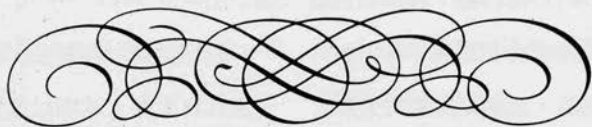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裏的，比衆人所投的更多，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自餘，拿出來投在裏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包奧雲村 的善舉

布奧利夫



一八五四年二月，一個寒冷晴朗的早晨，一名來自巴的摩爾的年青藝術家，裹着一件羊毛外套，戴上帽子出外散步，他想探測猶他州南部的摩門村落，他衰弱患病，以致不大注意到前一日中午所發生的事情，那時他與三十個瀕臨死亡的同伴，經已蹣跚地走出了山區，他們不知

道究竟能否活到明天，他們不期待任何奇蹟。

但這些人，在他們下面山谷中所看到的情景，就像一個奇蹟。一個鄉村！房子無疑是很細小，和幾乎蓋滿了雪，但石製的窗窗卻冒出團團的煙——象徵食物和庇護的應許。



該名藝術家就是嘉華路所羅門尼爾，他曾和菲文約翰隊長（1813—1890美國將軍和探險家）橫貫落磯山作冬日的旅程，菲文約翰隊長想證明，可沿着該路線建鐵路，全年通車。嘉華路縱使有個葡萄牙的名字，但他卻是在南卡羅來納誕生的，稍後移居到巴的摩爾的馬利蘭，經營一間銀板照像法（最初照像法）的照像館。他在一次到紐約的旅行中，碰巧遇到菲文約翰隊長，當時他正為自己前去幾乎不為人知的西部，作第五次旅程購買供應品。對戶外生活一無所知，從未生過營火，或替馬裝鞍。嘉華路對菲文告訴他有關西部的故事很感興奮，他希望他能有一次這樣的探險。所以當他知道菲文正在找一位攝影師和藝術家一同前往拍攝當地風景、印第安人和野生動物的照片時，就應徵獲得那份工作。後來，他說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任何人，會使他那樣願意把他的生命打在其手中。

嘉華路回到巴的摩爾學習如何在戶外拍照，但卻沒有人能教他，他是第一個隨同探險隊的攝影師，而他必須學習如何包裝他的材料器具，以確保帶同它們在爬山的馬背上旅行時，能保持安全；在緊要關頭，又易於拿取，他需要安排裝運發明底

片之前所用笨重的玻璃板的工作，他的朋友們指出，他可能要站在雪深及腰，或在暴風雨中拍照，他們不相信這是可行的，但嘉華路研究和計劃，當探險隊準備好出發時，他已準備好了。

該探險隊共有二十二名：隊長菲文，攝影師；地形學家（繪地圖者）；七名助理；十個戴尼華族的印第安人；及兩個照顧馬匹和處理營地事務的墨西哥人，他們沒有正式的嚮導，所以菲文就要計劃他們所走的路線，他經已成為有名的西部探險者。

到洛磯山上的探險，一路都沒有多大困難，但當那夥人抵達洛磯山時，已經是十二月，該地區經已面臨初冬；現在，穿越山區，是很困難危險的，他們耗盡食物供應，而必須屠宰馬匹充作糧食。兩個多月以來，那些人奮力掙扎穿過山區，終於，在二月該日下午，當他們從深峽谷走出來時，他們是如此疲乏、患病和衰弱，以致有一人倒斃！當時該隊人員正來到包奧雲這村落。

該社區四百名的摩門信徒，熱誠的在家裏，款待筋疲力盡的探險者，仁慈的家庭收留一個或多個人，給他們食物，為他們取暖，供他們柔軟、潔淨的床鋪睡覺。

嘉華露像其他人一樣，忍受是次旅程的一切艱辛困苦！除了菲文以外，他比任何人受了更多的苦，因為他常在寒冷潮濕的夜裏，幫助隊長研究星辰，和在地圖上指出路線。但食物和休息經已使這藝術家恢復體力，他今晨正出外散步，瀟灑整齊的小屋、後園、馬廐和教會的建築物及校舍，他對這些人，在這遠離人煙偏僻的小村落中，所做的事情感到驚訝。當他漫步經過該村落時的遭遇，最好是以他自己的話語來敘述：

「當我散步時，看到一個男人在一間用土坯製的小屋前來回踱步，顯然非常憂傷；我走近他，問他為甚麼如此憂戚；他告訴我他那六歲大、唯一的女兒，突然在晚上去世；他指着門，我就走進那寓所。

「平放在一張徹底乾淨的草墊上，準備埋葬的是，我曾看過其中一個最像天使的女孩子，她臉上掛着平靜的微笑，看來較像健康的睡眠之溫柔歇息，而非死亡的永久昏睡。

美麗的捲髮，束束的圍繞着雪白色的額頭……我輕聲地走進去，沒有打擾躺在牀上，把頭埋在枕頭裏，哭得幾乎死去活來的憂傷母親。

我毫不思索，就開始為我面前死去的

女孩畫素描，在半小時的期間，我已製成了一幅極佳的肖像。

房間裏一個小聲音，使那母親抬頭四週觀看，她看到了我，我對我的打擾致歉意；並告訴她我是州長的一個隊員……我把那頁紙從我簿中撕下來交給她，言語不能描寫她因擁有它，而表示出的快樂喜悅，她說我是天上差遣下來安慰她的天使。

她沒有她孩子的照片，我懇請她信賴主的慈愛，然後離開她，就讓她沈溺在喜悅和哀傷的激情中。我避開那痛失愛女的父親之目光走出去，一路沈思；腦海中充滿了帶給這可憐婦人憂傷的心，一絲平安的各種奇特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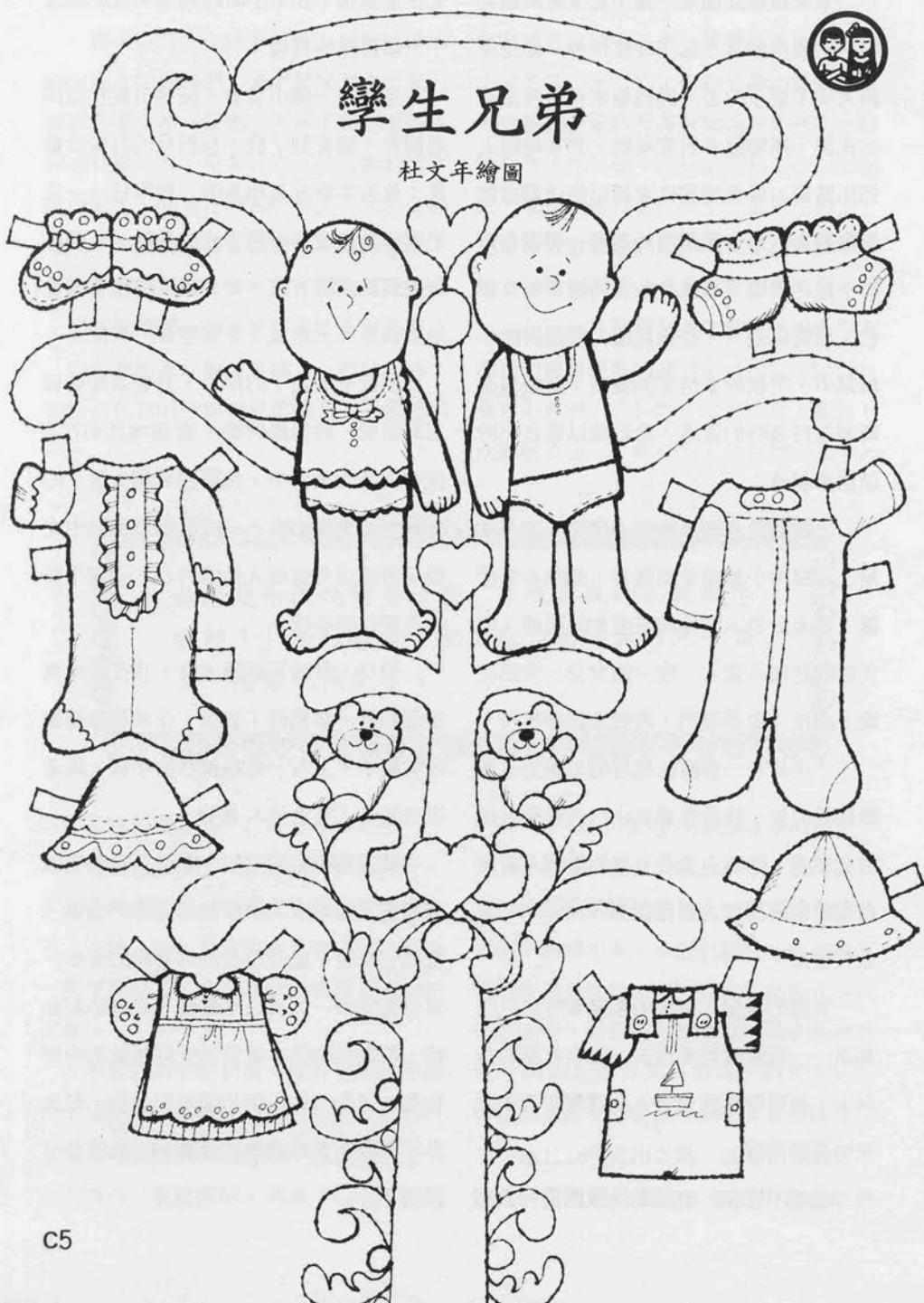
翌日，當我正要離去時，我在蓬車裏發現到有一個盛滿了雞蛋、牛油和數條麵包的籃子，上有一張寫給我的字條，寫着這些話：「感激的人敬贈。」

被該藝術家素描的小女孩，是哈里遜瑪麗安，她的家人很珍藏那鉛筆的素描，常把它端視，並重覆敘述那奇特的故事，當包奧雲在一九五〇年慶祝一百週年紀念時，那素描的真本就被呈交到該城市的博物館，它是一件人所共愛的紀念物，紀念多年前發生在寒冷的二月裏，一宗慈善的行爲。



學生兄弟

杜文年繪圖



摘錄自馬特祖蓮與一位總會領袖妻
子和子女一次私人面談。

(本文後有這位總會領袖的名字)

與 朋 友 談



「我丈夫的家人非常貧窮，他的母親編製地毯，在貿易站裏出售；父親則看羊、砍柴，為家人挑水。」這位總會領袖年青美麗的妻子一邊輕搖她膝上的嬰孩，一邊解釋說：

「他家庭有十個人，他們住在距離最近的市鎮二十四公里的一個偏遠的沙漠地區，那裏沒有汽車或自來水，而食水則經常是那樣污濁，以致那裏的人寧願喝菓汁和汽水代之。

「我丈夫在四歲時得了重病昏迷不醒，每個人都以為他已經死了；事實上，他的身體經已被人放在一個小箱裏，準備埋葬，沒多久他們聽到小箱裏有微弱的敲擊聲，那孩子是活着的！小箱子迅速的被人打開，那男孩坐起來說，「我要喝一瓶汽水。」

從此之後，他就被公認為「汽水小子」。他的父母會常常說他經過這次經驗後，就有所改變了，他較有責任感，肯協助照顧其他的家人，關懷他人，似乎具有一種天賦的特別靈性。

「他家人的主要食物，是用餅乾麵團做成的炸麵包、燉羊肉，並常喝汽水。今天，他最喜愛的食物則是任何可加胡椒的辛辣和加了香料的動物。

「他牧羊到九歲，然後被安置在一間

寄宿學校就讀，由於那裏的人，不能讀出他的真名，所以就替他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唯一的問題就是，他們同時為三個其他的孩子，取了同樣的名字，因此，這同一的名字就有第一，二，三及第四號。

「商店裏的一對末世聖徒傳教士夫婦，在我丈夫十歲時替他施洗，從那時起，他一直參加教會的崇拜儀式，他獲選參予教會的教育計劃，被送到猶他州上學，並與一個領養的家庭同住。在公共汽車啟程前一小時，一個朋友，布發兄弟把一個碗蓋在他頭上，替他迅速的理髮，他沒有鞋子穿，所有的財產都放在一個鞋箱裏，他所穿牛仔褲上的補洞來得比牛仔褲的布料更多。布兄弟在晚上，把他放上一輛公共汽車，給他兩塊錢，並告訴他會在早上到達那裏。」

我在這裏想，要那小男孩離開他的家人，獨自一人坐公共汽車，到一處有不同的文化，而他又不認識任何人的地方，是多麼困難，他和他們唯一的關係就是，他是一位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

那位總會領袖的妻子繼續說：「他在第一天到猶他州的學校上學時，所有孩子全都圍着我的丈夫，他們以前從未看過一個印第安人，他們問：「你打仗時塗在臉

上的顏料在那裏呢？你那用鹿製的軟革在那兒呢？」

「新的養父母很焦慮，因為他們的印弟安男孩非常害羞，事實上，他在頭三個月期間，唯一對他們所說的話，乃「是」和「否」兩個字。他們在聖誕節時送給他一些新的衣服——兩條褲子、四件襯衣、兩對襪子等等，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後，他同時把所有襯衣、褲子和襪子穿在身上走下樓來。習慣一種新語言和新風俗是一件難事。

「雖然，我的丈夫現在很忙，但他喜愛籃球和足球的運動，當他空閒時，這並非非常的，則愛玩口琴。去年聖誕節他在總會領袖的聖誕晚會中，為他們演奏口琴。

「我的丈夫相信，家人家庭晚會是訓練兒子成為領袖的好時間，他常常要我們其中一個孩子來主持的，他們其中一人會指派人作祈禱，並選詩歌。散會時，那個主持者則會感謝所有那些參予的人，那個講課程的人，通常都會被主持人真誠的嘉許，然後就會說出會畢詩歌和那人作會畢祈禱。

「有一天早上，孩子們的父親要在清晨五點離家到教會的辦公室參加早會，稍後他在孩子們剛起牀時打電話回來，我們

並且全都在電話中與他一齊做家庭祈禱。」

他年幼的子女有這些評語：「當爸爸回來時，他告訴我，如果我吃晚飯，他就會讓我騎上他的背，有時候他也讓我的朋友騎着他！」

「爸爸正幫助我儲錢來傳道。」

「我爸爸教我如何清洗，他常告訴我們在洗完碗筷後去清洗櫃臺。」

「他很仁慈。」

「當他與我們一道踢足球時，我們全都言談文雅。」

當有人問她丈夫最喜愛的演講題目時，她說：「他常說不論我們的膚色是甚麼，我們全都是神的子女，我們教會是不存任何偏見的，當他這樣說時，他是代表了整個教會，而不僅是拉曼人。」